



目錄

再版前言

前言

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

再一次揭發煮雲和尚的造謠誹謗

降妖本末記

- 一、 某居士給煮雲的評論
- 二、 拙作發表以後
- 三、 答或曰先生問
- 四、 臺灣三寶弟子揭發真象

差不多先生 -- 張采微

再版前言

本書初版早經售罄，各方需求甚殷，惟筆者工作忙碌，宕延至今，始獲再版，殊為歉疚！

再版除駁斥煮雲和尚謬論本文外，附刊「再一次揭發煮雲和尚的造謠誹謗」，並「降妖本末記」。讓讀友看清楚煮雲和尚的荒謬狂妄，不但筆者，即佛門中有正義感的三寶弟子也仗義執言，同聲指斥。公道自在人心，那些不問是非，一味作煮雲應聲蟲者，可以省悟過來吧！

菩提樹雜誌曾要求筆者跟他們交換刊物，我答應着，每期出版了按期寄奉，可是他們寄來四十四、四十五期以後卻中斷了，以致以後湘清先生的大作無法拜讀。「中國佛教」雜誌刊載一篇「一封無法投遞的信」原來是給我的，可笑得很，吳恩溥「坐不改名，行不改姓」，地址也明明印在書上，他們卻在那裏耍戲法。辯論是十分嚴肅的事，大家應擺下光光明明的陣，如果不是這樣，瞞着人家看不見，頭上插着雉鵝毛，手搖雞毛帚作武器，上下左右舞得雞毛紛飛，然後大喝一聲取你頭顱，接着「凱旋榮歸」，除了自我陶醉，並哄騙小孩子外，實在見不得好處。

駁斥煮雲和尚之作，是非既有公論，筆者將不再繼續。雖然如此，給煮雲和尚千元的賞格仍然有效，任何一位若能領賞，也一樣照給。

吳恩溥 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

前言

當本書初稿在三十期生命雙月刊發表以後，不斷地接到各地讀友來信，表示歡迎，他們一致指出，為着維護真理的緣故，把邪論異說虛謊的真面目暴露出來，在這末法時代，是有它的必要。他們並要求出版單行本，以便破迷祛惑。盛意拳拳，至為感動，這是本書出版單行本的因緣。

昨日接獲某君轉來煮雲和尚給他的信，公開如次：

『××居士：

我已不在鳳山二十多天，都是為了多難的佛教，現在嘉義佈教，昨天舉行皈依，很多基督與天主教徒皆來參加皈依，信仰了佛教。xxx 圖書館館長也因看此書，章嘉大師南來時，在湛然精舍，他也從基督教中走進佛教裏來，這位先生是一位最反對佛教的人。凡是有國家觀念，民族思想者，不論是不是基督教徒，他的天良未沒時，看過此書他都會動心的。

生命雜誌我看過，他是對我個人的責罵，而未敢對佛教，我是對基督教整個的教義和行為批評，他不懂佛教，也只能在字裏行間，找說話的小毛病，我出此書是為的國家民族，只要對國家人民佛教有利益，我的目的已達到，他罵我個人與傍人沒有關係。我現在很忙，有時間再寫一篇對付他。

承居士關心佛教謝謝，若再有見教信可直寄鳳山，我不久鳳山，此祝 近安

煮雲啟 五月八日於嘉義

我想那位作者現在會後悔的，因為他大膽懸賞一千元台幣，要我答覆，這種以金錢為餌的行為又出來了。其實對新舊約有研究的人會責怪他大，不過請他不要害怕，我決不會真的拿他一千元的，不過這種宗教，處處以金錢為餌的手段，是一令人齒冷的。佛教是真理勝，從沒有拿錢去誘人。

(註:XX 及 XXX 是筆者換上的)

讀完此信不禁好笑，煮雲和尚詆譏基督教徒為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自由不平等不博愛，我根據事實，把基督教和佛教作個比較，究竟誰是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自由不平等不博愛，誰是誤國誤民，阻礙進步，早已邪正分明，忠惡判別，他卻說：『他是對我個人的責罵，而未敢對佛教 ... 他不懂佛教，也只能在字裏行間，找說話的小毛病』，連根被拔起，四腳朝天，卻自解嘲謂是說話小毛病，這種阿 Q 型的英雄臉譜，可憐又復可恥！我

因着他無中生有，捏造經言，所以懸賞千元，要他指證他所說的聖經究係出自新舊約何卷何章何節，他卻說我是『以金錢為餌』，『其實對新舊約有研究的人會責怪他大意。』他閃爍其詞，想用聲東擊西的手段，來轉移目標，遮掩他的謊言，這樣堅持錯誤，一味想用謊言欺騙羣眾，真是其心可鄙，其行可誅。我以金錢為餌嗎？狡猾的煮雲和尚，他知道這回是自掘墳墓，無法遁形，因此罵我以『金錢為餌』，然後可以振振有詞地說，「我不把聖經指出來，因為我不肯就餌。」不知的人以為「謊言大師」鄙千金而不取，卻不知這是他的障眼法，借此逃遁。

煮雲和尚又裝腔作態謂：「我決不會真的拿他一千元的」，這句倒是真話，這不是「不要」，乃是「不能」，誰叫他信口雌黃，妄生是非，今天人家要真憑實據，紙無法包火，真是活該。所謂「齒冷」恐是假，心冷才是真，眼看千塊錢，可望而不可即，怎不冷！

煮雲和尚在那裏乾着急，他凝想着我『現在會後悔』。哈！那就太如意了！他天天癡想着我後悔，早些撤回千元賞格，其實，這完全是癡人說夢而已。讓我重申前言：

「茲懸賞新台幣一千元，請煮雲和尚指出上列三段出自聖經何處，若無錯誤，即可領賞，謹儲金以待。」(參第三頁)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

注意：本篇雙括弧內引語，全摘自煮雲法師的大作。

問題的引起

不知誰從台中寄給我一本「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拆開一看，見目錄有兩教的比較，中有云：全孝 -- 佛教 孝 -- 儒教 不孝 -- 基督教 全仁 -- 佛教 仁 -- 儒教 不仁 -- 基督教；這幾句話很引起我的興趣，雖在百忙中，仍抽空把它讀完，原來那是一本火藥味十分濃厚，字裏行間對基督教極盡謾罵、挑撥、誣讟的小本子。

誰寄給我這本書？可能是基督教的同道，也可能是佛教的朋友們。但從一切跡象考慮，後者成分較前者更多。該書包紙寫着我的地址姓名，還有「印刷品」三個字是印刷機印上的，此外沒有其他字跡。根據「印刷品」三個字，可以斷定不是個人寄發的。個人寄發幾本書，斷沒有用印刷機把「印刷品」幾個字印上；應該是大批寄發，才用得着印上。若基督教團體寄發，她無需隱姓埋名，因此我懷疑它是佛教朋友們大批寄發作為宣傳用的。如果我的推測沒有錯誤，那麼，用普通的話：他們在向我挑戰；用該書作者煮雲法師的話：『是在你的頭上撒尿』。(5 頁)

越久我越不高興寫辯論文章。為什麼？因為今天尋求真理的人畢竟太少了，「入者主之，出者奴之，」辯論常在鬧意氣、爭勝負，甚且是隔江罵戰，這樣的辯論究有什麼意義。因此對該書我想還是取「見怪不怪，其怪自敗」的態度讓它就算。但再想想，我雖不想辯論，但該書武斷、曲解、誣讟的地方太多了，現又大量宣傳，誠恐妖語惑眾，以致是非顛倒，眾生誤墜魔障，如何是好。再三考慮以後，決定還是把該書的錯誤悖謬指點出來，以免它蠱惑眾生。

煮雲法師其人

該書作者煮雲法師不知何許人，惟從書中所見，他是一個『窮和尚』，年來在台灣『環島佈教』，他是一位『既能說又能寫』的法師，所以佛教徒請他『把店裏的貨色搬出來』。而他呢，因看見『佛教現在所處的地位，是退步、衰落、低頭，處處不敢與人爭長論短，任憑人家譏笑、謾罵和破壞；佛教的代言人 -- 和尚，更不敢抬頭洩氣！』另一方面看見佛教老店，比不得人家，基督教像一家新商店，肯『日夜宣傳犧牲.....門庭如市.....老主顧向來是光臨老店的，自從新店的夥計四出活動.....卻把老店的顧客統統拉光了。』『甚至大多數佛教徒，不敢承認自己是佛教徒，』(3 頁) 他看見『佛教到了最

後關頭 佛教的代言人 -- 和尚，為求挽救佛教，等於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挽救中華民族一樣，』因此衛佛心切，便來『抬頭洩一洩氣』。

大概因為他求勝的心太切了，本來他聲明着『老店不敢和新店打官司，爭口角，只有老老實實的把店裏的貨物搬出來，和新店的東西逐件來比較一下 批評批評。』怎知情感太種動了，『洩氣』想洩得快意，便離題萬丈，再不是『貨比貨，而是『指鹿為馬，歪曲宣傳』，對自己則『大吹大擂』，狂言不慚，對別人則製造事端，含血噴人，罵別人是『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平等不博愛不自由不得救的宗教。』看他殺氣騰騰，很難信他是一位佈教弘法，勤苦修持，着圓領袈裟的出家人呢！

袈裟下面的狐狸

其實煮雲法師你錯誤了！主耶穌說得對，「心裏所充滿的，口裏就說出來。」又說，「要憑你的口，來定你為義或有罪。」我不識煮雲法師其人，但從他所說的話，我卻看出他的真面目來：

第一、犯妄言戒：佛戒妄言，學佛的人必須戒絕妄言，才能夠精進，修證正果。所謂妄言，就是無中生有，妄造是非。煮雲和尚謂：『所以耶穌說：「信我的就得救，不信我的就要打入地獄，」』(42 頁) 又說：『有一部份孤陋寡聞的人，見到新約上載着：耶穌以五餅三魚，便食飽了三千多人，食完了，留下的餅碎，還有十二籬筐。』又說：『或是見到耶穌把一根竹子，叫它變，它就變作一條長蟲』。(72 頁) 這一些話都是聖經裏所沒有的。煮雲和尚卻花言巧語，妄造是非。(茲懸賞新台幣一千元，請煮雲和尚指出上列三段出自聖經何處，若無錯誤，即可領賞，謹儲金以待。)

他又說：『可以找一本辭源或辭海一看，如果沒有佛教，辭源辭海的篇幅就要少了四分之一。』(56 頁) 我雖淺陋，但辭源辭海皆備有，一看再看，總看不出佛教佔了四分之一的篇幅。讀者請找一本辭源或辭海小心看看，看佛教是否佔有四分之一篇幅。煮雲和尚不惜妄造事實，自欺欺人，未免徒自心勞了！

第二、犯盜戒：煮雲和尚大吹大擂，把個佛陀捧上「想入非非天」(請原諒我想出這個天來)，還不夠，還想盜名欺世。他說『信佛的人，根本就不研究佛理 不知佛教原本是科學哲學的老祖宗。』(84 頁) 原來佛教是科學的老祖宗，這是何等的剽竊盜竊！

記得三十年前讀儒林外史時，某人問貴姓，另一人答姓鄭，(是否姓鄭，日子久了記不清，姑鄭姓。) 某人云，我也姓鄭，說將起來你是我的族姪；另一人不敢與辯，覺得真個豈有此理。但他們究竟同姓，輩分高低說不定或然湊巧；科學與佛學有何因緣，佛在印

度，『科學萌芽於十四世紀到十六世紀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48 頁)。既說萌芽於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分明與東方的佛無關，為什麼竟然想人非非，硬認佛是科學的老祖宗。想來佛陀應不敢冒功，死後有靈，必定給煮雲和尚這一句話嚇壞哩！

說佛經中若干理論『是正確的，是智信的，』有科學思想的，那還可以。說科學是佛教的果實，佛教是科學的老祖宗，那實在太無稽了！

封神榜是一部神怪小說，裏面若干武器，已從幻想成為事實，這究竟不足為奇；人所以為人，就因他肯大膽的想，非非的想，然後運用智慧把幻想成為事實。雖然如此，中國人從來不敢妄稱封神榜是科學的老祖宗，想不到這位自誇『有一句說一句』的『窮和尚』，膽子竟然這麼粗，看人家成名了、發達了，硬說是人家的老祖宗。真是豈有此理！

如果科學家都是佛教徒，都是深研佛學的，那麼，硬把他們拉來作佛陀子孫還有句話說；如果歐美是佛教國家，這些科學家生於斯，長於斯，呼吸於斯，那麼，硬說他們的科學成就是得自佛教，也還有些憑藉；可是事實完全兩樣，歐美是基督教國家，科學家大多是基督教徒、天主教徒，他們對於佛教和佛經，根本一點未受影響；而「佛教國家」的中國人；甚至佛教徒，想要學科學，還得跑到『基督教國家』的歐美學(參 54 頁)，事實如此，煮雲和尚卻大言不慚地說什麼『佛教是科學的老祖宗』。這樣盜名欺世，未免令人齒冷了！

第三、犯殺戒：佛戒殺，「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殺人流血是殺。滿腹殺機，或惡毒咒罵，或虛構陷害，或教唆挑撥，或借刀殺人，一樣也是殺。現在看看煮雲和尚怎樣惡咒毒罵基督教徒吧！

『自己的國家有好的宗教不肯信，卻要相信別人的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平等不博愛不自由不得救的宗教，那不是鬼迷心竅嗎？』(61 頁) (注意，佛教並不是我們自己國家的宗教，煮雲和尚說錯了，佛教原是印度貨。這句話讓孔教徒、道教徒說還有道理，煮雲和尚說了，這叫做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當我們未信教時還是有人的資格，可是一信仰了基督教，不但不能上升，反而由人而降為畜生給人家收養 』(69 頁)

『基督教每一個教堂的屋脊上，卻有個十字架，教徒身上也掛着十字架，他們以十字架是無上光榮。..... 基督教的十字是去死不遠的衰相。』(70 頁)

『殊不知白癡的人可真多着哩！每一個教堂裏面都有很多人跪在地下像炒豆般連哭帶訴的求贖罪 』(79 頁)

『鬼迷心竅』、『降為畜生』、『去死不遠的衰相』、『白癡』，這些話究是高僧說法呢？還是潑婦罵街？煮雲和尚誇稱『佛教慈悲及於一切生物』，但看他對基督徒的惡咒毒罵，那一副猙獰面目，甚於夜叉，令人胆慄。佛陀天天感化，他似乎還是感而不化，請原諒我借用煮雲和尚自己的話來還敬他：『真是卑鄙齷齪之極！這是老師的德學不夠感化呢？還是弟子沒有良心呢？』（15 頁）一笑。

更惡毒的，是煮雲和尚的毒辣陰謀。你看他怎樣羅織基督教：他知道中國人都是有民族自尊心的，他想煽動民族仇恨來排斥基督教。他稱基督教為洋教，基督徒為洋教徒，『跟着就是洋教的侵入，又把中國國教的地位也降低……不但是洋教徒公然如此，影響所及連社會人士，亦有同樣的趨勢，處處洋化，媚外……』；（3 頁）他知道中國人都是熱愛祖國的；他就把洪秀全的太平天國，曲解為『中國歷史上受到基督教迫害的最慘的一次。』（59 頁）『大陸今日之再演出洪天王的故事，是與馮逆有莫大的關係的，這也是基督教入中國以來塗炭生靈的第二個例子。』（59 頁）『只有不平等的宗教 -- 洋教，才用種種不正當的方法，侵入我國，很快就造出幾次的空前浩劫。』（60 頁）『中國有四萬萬五千萬人，每人要出一兩銀子和利息，送給基督教的國家去實行博愛。』（61 頁）『中國之所以窮，就是窮在不平等條約，三番五次的賠款就給賠窮了。然後假仁假義的把奶粉麵包送過來，這些東西都是我們自己的銀子變來的呀。』（61 頁）他把洪秀全部隊的焚燬殺害，曲解為基督教的迫害；指大陸的共產黨，說是基督教的塗炭生靈；說庚子賠款是送給基督教國家去博愛，現在才假仁假義送些奶粉麵包來。把太平天國說為基督教迫害中國，已經夠妙；說大陸的共產黨政權為基督教的塗炭生靈，更是白日見鬼；更妙的，是庚子賠款給英、俄、法、德、日、美、義、奧八國瓜分去，現給寶島送來奶粉麵包的，並不是八國政府，也不是八國的基督教（記住，日本並不是基督教國家，而是佛教國家，他們也是庚子賠款的得主。阿彌陀佛。）煮雲和尚卻硬說這是我們自己的銀子變來。謬解太平天國，這是不讀歷史的錯；謬解大陸，這是昧於時事的錯；前者相去百餘年，後者隔着個台灣海峽，說錯了罪有可原。但送麵包奶粉卻是今日在寶島的事，有目共見，難道不知道？可見他是故意抹然事實，含血噴人，來聳動無知羣眾罷了！這樣居心是何等毒辣！

他更知道中國人從來注重孝道，他就說基督教是不孝，以便鼓動人民對基督教的憎厭。『不孝的是什麼宗教呢？那很顯然的就是基督教。基督教之不講求孝道？首先由他的教主耶穌自己做起。』（28 頁）『因為耶穌自己不孝，所以教出來的弟子也不孝；基督教傳入我國，也是教人不孝，教人把祖宗牌位燒掉，……每戶獎給新台幣二千元，尤以竹山的行情最高，竟達到三千元之多。』（29 頁）『耶穌是絕對不允許他的門徒有天倫之樂的』（31 頁）（照我所知，這句話用在佛教身上再合式不過了。耶穌的門徒，自牧師至信徒，大家都享受着天倫之樂；夫妻父子、兄弟姊妹，大家快樂過日子。試問煮雲和尚，有

沒享受夫妻父子、兄弟姊妹，天倫樂趣呢？恐怕你要說，我是和尚，和尚是不許討老婆的，除非那些六根未淨、色心未死的假和尚，才有天倫之樂可享。這就證明了不允許享受天倫之樂的，不是基督教而是佛教。

他知道中國人是珍愛仁義道德，敬重先聖先賢的，他就故意謬解聖經對於摩押、亞捫兩民族歷史的記載，說是『舊約的新婚姻法』，說是『藉此淫詞，誘惑世人。以期搗亂世界的秩序，』(39 頁) 他說『上帝的行為兒與殺字結了不解緣 耶和華和張獻忠做結拜兄弟倒還互相伯仲；現在大陸上不正在歌頌張獻忠是起義英雄嗎？』(48 頁) 他多麼惡毒，總想把大陸共產黨的紅帽子套進上帝和基督教頭上。他並一再強調說基督教的教義是『主張不拜偶像、不孝父母，與我們國情適得其反。』他又詆毀基督教徒『侮辱我國古聖先賢』，並反對人行善，『一個宗教不勸人行善，並且不主張人行善 未免有點寒心。』

他說這些話，目的就在煽動國人對於基督教的仇恨、厭惡、鄙視和棄絕，在人心中造成一個暗影，使人認為基督教就是洋教，個個都是『不忠不孝不仁不義』、『出賣靈魂，出賣人格』的壞蛋。他明知所說的話沒有根據，竟不惜捏造、曲解、來達到他誣衊、挑撥離間的目的，手段的卑劣，存心的惡毒，真是令人髮指！這種為着爭『顧客』，煽動羣眾無端仇恨基督教的惡毒陰謀，較之親手殺人，不知險惡幾多倍。可惜義和團已經過去，錯誤歷史不容重演，煮雲和尚妄想鼓如簧之舌，來製造教案，借刀殺人，把庚子教案再翻版，除了暴露「司馬昭之心」外，實無用處。

佛有五戒，煮雲和尚已犯了殺戒、盜戒、妄言戒。如此和尚，還妄想什麼『苦因斷絕、苦果不生、無明豁破、我執不存、超出世間、親證涅槃。』鬼話連篇，嗚呼哀哉！

怪語連篇

煮雲和尚的語無倫次，忽是忽非，幾令人懷疑他的神經出了毛病。舉例如下，他說：『仁慈在佛教的術語名慈悲。佛教所說的慈悲，相當於道教的感應，儒教的忠恕和基督教的博愛。』但他為着仇恨基督教的緣故，連「博愛」他都不放過，正如俗語所云「惡僧及笠」，連忙攻擊着博愛：『慈悲、感應、忠恕、博愛，都包含着一個字，前三者的心字都很明顯和擺在基礎的地方；但博愛的心字卻不大顯明；試看「博」字的心是擺在傍邊的，未免偏一點，「愛」字心埋沒在裏面，可見基督教所主張的「博愛」，不如慈悲感應忠恕來得光明正大些。』(25 頁) 這真是雞蛋裏找骨頭。他看見「博愛」無隙可乘，連忙脫下袈裟，擺起拆字攤子，從字形進行攻擊，多麼無聊阿！可是「博愛」二字實在太偉大了，為世人所尊崇，因此不久他又說：『博愛兩個字的解釋，博就是廣博，廣博的愛，

就是博愛。這兩個字用之於佛教，才是名符其實的。』(44頁) 你看他的神經不是錯亂了麼？剛剛說博愛二字是擺得不顯明，不夠光明；忽然又說博愛兩字應該用在佛教，『基督教夠不上稱為博愛的宗教』。出爾反爾，豈不笑死人。煮雲法師！究竟「博愛」對不對？對呢你不應因妒成恨，毀謗牠不夠光明正大；不對呢為何這兩個字用於佛教，才是名符其實。豈非自相矛盾？其實拆穿出來，在煮雲和尚心中，基督教一切都不是，縱使「博愛」仍然不是，仍非攻擊不可；佛教一切都是，把「博愛」的招牌從基督教搬過來，「不是」的立刻成為「是」。這種入主出奴的執見，如何能去得愚癡，由迷界到悟界？

煮雲和尚對於「宗教」問題，更是「妙語如珠」，令人大嘆觀止。

他說：『世間的宗教，大家公認的有四種：(1)佛教、(2)天主教、(3)基督教、(4)回教。』(2頁) 又說：「所以一切宗教，對於人生的幫助至為重大。』(2頁) 可是來到第七十頁，他竟大發妙論：『從古以來，佛教就稱為宗教，而基督教呢？他們祇可叫做 Religion，..... 絕不能也稱為宗教。可是近來的報章雜誌，卻把宗教兩字做了他們的專用品。好像洋教就是宗教，竟想把原有的佛教排出了宗教之門..... 現在要把宗教兩字檢討一下：「教」是教導，是一個總名，從總名之中分門別類，各有各的所宗，才叫做宗教。佛教真正是宗教，何以證明呢？因為佛教有十宗..... 試問基督教呢？他們所宗的是什麼？宗來宗去祇有一味：就是祈禱。祈禱不能得救！試問宗在什麼地方？他們以為佛教叫做宗教，他們也可以冒充叫做宗教，豈不令人笑壞肚子嗎？』

煮雲和尚始而稱基督教為四大宗教之一，並承認『一切』宗教，對於人生幫助至為重大；不旋踵卻說基督教算不得宗教，佛教才是真正的宗教，基督教來冒充，害得他笑壞肚子。這樣出乎反乎，又是忽哭忽笑，怎不令人擔心他的神經出毛病。

煮雲和尚對於宗教的解釋，實有其獨到之處。所謂宗是分門別類，佛教因有『十宗』所以才得稱為真正的宗教，真是聞所未聞。照這樣說，不但基督教、天主教、回教算不得宗教，就是儒教、道教..... 都算不得宗教。全世界除了有『十宗』的佛教得稱為宗教外，再沒有別教得稱為宗教了。其實什麼叫做宗教呢？煮雲和尚曾搬出辭源辭海來嚇人，辭源辭海怎樣解釋呢？辭海釋：「有所宗以為教者也。或宗佛、或宗基督，設教以教人；宗佛者稱佛教，宗基督者稱基督教。」煮雲和尚誤以「宗」為『十宗』，竟忘了佛。照煮雲的說法佛不應稱教，應當稱淨土教、禪教、律教、密教..... 才對。辭源釋：「以神道設教，而設立誠約，使人崇拜信仰者也。專事一神者，如基督教之類，是為一神教。兼祀多神者！如道教之，是為多神教。」煮雲和尚穿鑿附會，鑽牛角尖，實應先學佛陀參方窮究、勤苦修持，然後來佈教弘法未遲。

至云基督教宗來宗去祇有祈禱一味，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基督徒宗的是基督，是上帝，除真神外不拜淫祀。祈禱是基督徒向神表達衷曲的一種言語或態度，並非所宗。煮雲和尚亂說亂講，須知隨意妄語，是無法騙盡天下人的。

煮雲又謂佛教才得稱為宗教，基督教是來冒充。但在上面卻說『世間宗教，大家公認的有四種……，』『近來報章雜誌，卻把宗教兩個字做了他們的專行……。竟想把原有的佛教排出了宗教之門。』這麼看來，基督教之被稱為宗教，並不是基督教冒充，乃是世人所『公認』。世人不但公認基督教為宗教，而且越看佛教越不像樣，『來寺廟裏的都是老太婆』，『大多數佛教徒，不敢承認自己是佛教徒。』『佛教霸了廟宇不做事，不曉得辦教育，不肯做慈善事業，祇曉得建築寺廟，一用就是幾十萬，建築起來有什麼用呢？一個籤筒，兩只筭板！來到廟裏什麼事也沒有，祇是拜拜求籤，』(83 頁) 這樣做，對世道人心，沒有好處，國家社會，沒有用處。反之，『聰明的基督教徒，化了幾十萬……我辦教育，我做慈善事業！報章雜誌和新聞界人士……便以為洋教真正是好東西，協助他們不斷地去鼓吹，反之非打倒佛教不可，這都是我們佛教徒自取滅亡。』(83 至 84 頁) 佛教和基督教表現的差得這麼遠，不必大吹大擂，「公道自在人心」；怪不得人言輿情，熱愛基督教，擁護基督教；而要佛教滾蛋，排出宗教的門。這明明不是基督教的冒充，而是世人的『公認』。和佛教徒的『自取滅亡』。可惜煮雲和尚，既然知道佛教徒『自取滅亡』，自絕天下，還一方面想掩耳盜鈴，誣衊基督教冒充宗教；另一方面卻遷怒社會輿論，大發牢騷，說什麼『佛教也窮了，沒有錢就沒有人來幫忙，』真是胡鬧之至。

還有一件，他說佛經分十法界，『(1) 地獄 (2) 餓鬼 (3) 畜生，這些是下三途；(4) 阿修羅 (5) 人道 (6) 天道，這些是上三途；合起來謂之六凡法界。(7) 聲聞 (8) 緣覺 (9) 菩薩 (10) 佛，這四種是四聖法界。』煮雲和尚喜歡不迭，連忙指着說，『耶穌是人，就是第五個境界；耶穌之上是欲界天，是上帝所證的果，處於六凡之首。所以佛陀較諸上帝高出了四層。第五層人道中的耶穌和第六層天道中的上帝，都是欲界眾生，未了生死，未出三界，依然是個凡夫。他們知道的祇是天、人、地獄而已！』(12 頁)

他把耶穌列入第五法界，理由因耶穌是人；把上帝列入第六法界，因上帝是天道。他拿佛教教義來施諸基督教，硬說基督教合該在第五六法界，殊不知此人不同那「人」，此天不同那「天」，正如華里不同英甲里，英里不同海里，海里不同公里，各有各的境界，若不理柄鑿方圓，硬要納諸一孔，未免荒天下之大唐，滑天下之大稽哩！

從前有幾個鄉下人在聊天。他們談論近處有個人讀大學，學問怎麼好，給一個老學究聽見了，他很不服氣，說讀大學有甚麼稀罕，就是讀完大學也不見得學問就怎樣好，他說我不但讀完大學，就是全部四書都讀過，我們前清士子，還要讀什麼諸子百家，博學的

人，就是三教九流，也要通曉，你們這些蠢豬，什麼都不懂，給人家讀大學震眩了，言下不勝悻悻之至。

這位老學究錯誤了，他幼時讀過「大學」，他就想所謂大學一定是他所讀四書裏面的「大學」，他正像一隻自幼生長在井底裏的蛙，夜郎自大，對於井外世界，一無所知。豈知民國所謂大學，並不是他所讀的那一本孔聖人的「大學」，而是從一般學習進入專才學習的學習階段。名同實不相同。他夢想不到在他的知識領域以外，還有浩渺無垠的知識世界，竟然師心自用，弄成大笑話，還不自知。煮雲和尚正犯着同樣的錯誤，他不知客觀的實在如何，卻主觀地、橫暴地，要把自己的所知把持一切、壟斷一切，如何了得！奉勸煮雲和尚，不要閉眼靜坐，就想懂得『宇宙人生的事理』；『身體不動，入了禪定的境界，甚至鳥雀在他頭上築了三層巢，蘆芽穿過膝間生長過來。』對於修心也許有他一些作用，若想懂得『宇宙人生的事理』，難怪閉門造車，開口就錯！

耶穌是人嗎？不錯，但祂是「道成肉身」的人。祂非由人修成道，原來就是道。萬物由道而生，人卻不認識道。約翰做見證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有恩典有真理，我們見過祂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約翰一章 18) 耶穌自己說：「我與父原為一」。(約十 30) 祂來到世間，乃為拯救罪人，賜人屬靈生命 -- 永生。

「耶穌基督降世，為要拯救罪人」。(提前一 15)

「我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馬可十 45)

「我來是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十 10)

煮雲法師若肯虛心多讀幾遍新約，就不致閉門造車，說耶穌是人道，是凡夫了。

最可惜的是煮雲法師任意詆譏上帝，『第五層人道中的耶穌，和第六層天道中的上帝，都是欲界眾生，未了生死，未出三界，依然是個凡夫。』(12 頁) 這種詆譏，若是出於無知，情尚可原；若是出於故意褻瀆，那就該自省造孽不淺了。其實佛教許許多多的天神，與聖經中所言的上帝絕無相同之處，其間大區別：

(一) 佛教三界中的天神，有許許多多位；而聖經中的上帝，卻是獨一無二的。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約十七 3)

「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的上帝是獨一的。」(申六 4)

「我是耶和華，在我以外並沒有別神，除了我以外，再沒有上帝。」(賽四十五 5)

(二) 佛教三界的天神是生死未了，乃要輪迴的；而聖經中的上帝，卻是永生的。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啟一 8)

「我們的指望在乎永生的上帝。」(提前四 10)

(三) 佛教三界中的天神，都是眾生修成的；而聖經中的上帝，卻是自有永有的。

「上帝對摩西說：我是自有永有的。」(出三 14)

「諸山未曾生出，地與世界你未曾造成，從亙古到永遠，你是上帝。」(詩九十 2)

以上區別是很大的，不可抹殺的，煮雲和尚硬把佛教所知的『三界鬼神』，與基督教「獨一真神」相提比論，因而說佛陀還比上帝高出四層，真是悖謬之至。

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

煮雲和尚的怪言謬論，實使我們大嘆觀止！他對於基督教教義故意曲解的程度，也令我們大為驚異。說他不懂嗎？他偏引經據典，好像言出有自；說他懂得嗎，其實是斷章摘句，信口雌黃。學佛的究竟目的，在於『超出世間，而入涅槃。』涅槃就是『苦因斷絕、苦果不生、無明豁破、我執不存的悟界。』要達到涅槃的境界，佛陀發明了八聖道、三學、六婆羅密等；而八聖道是由迷界到悟界的根本法。所謂八聖道就是『正見、正思、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正見就是正確的觀察；正念就是正確的思想；正語就是正確的語言 正念就是不起邪妄的念頭 』現在煮雲和尚如何呢？說正見，他正戴着一副深色的眼鏡，看不見客觀的現實如何，卻主觀地武斷一切。因為觀察錯誤了，所以心思也跟着入迷，難得正思。說正語呢？他卻胡說八道，一口兩舌，顛倒是非，造作妄語，聽他開口佛陀，閉口佛陀，那知他心懷邪妄，腹藏刀劍。八聖道他丟棄了，捨正道而不由，如何能出迷入悟，得證正果呢？這樣學佛，究有什麼目的，我不禁為他寒心！

現在讓我們看看基督教是不是像煮雲和尚所罵的『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平等不博愛不自由不得救的宗教呢？』

煮雲和尚誇稱佛教最『忠國』，他無法從佛經中找出出家人應當精忠報國的經典作為根據，卻舉了一件琉璃國王將滅釋迦族，由佛陀晒日頭，感動了琉璃國王收回滅釋迦族的成命，作為佛教『忠國』的證明。他又想證明中國佛教徒是『隨處為國家，隨時想報國，』舉出了「出家人出家不忘救國的精神，表現於每天念經時的「上報四重恩」的句子裏。上早殿時唸：「國界安寧兵革銷，風調雨順民安樂。」每一寺廟，均供奉皇帝的靈位，題曰：「當今皇帝萬歲萬萬歲」。現在改為「當今總統副總統元首萬歲。」』(57 頁)

誰熱愛祖國？

他罵基督教不忠國，他狡猾地說：『耶穌對國家是否忠呢？我們不知道，因為猶太人已經亡國了。』接著他就提出幾個基督教學生不向國父遺像行禮，羅織『拒絕向國旗及國父遺像行禮』，(21 頁) 因此誣衊基督教徒不忠；誣衊不夠，還要巧妙地給她戴上大帽子，『基督教徒不向國家的締造者和代表國家的國旗行禮，其中必定有很微妙的意思。』『現在竟有以信教為名，不向國旗敬禮的人，這種人是什麼心腸呢？一般所說的「迷信」尚有辦法，最怕的是「迷心」，古人說：「哀莫大於心死」，心死就一切都完了！』(22 頁)

煮雲和尚「作賊心虛」，怕人家不信他的話，因此轉載四十一年八月十三日中華日報，四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台中民聲日報，四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民聲日報社評來證實他的話，卻因此露出他的狐狸尾巴來。中華日報所載：教育廳據建國中學代電：『報該校間有部份信仰基督教學生，藉教徒不崇拜偶像為詞，於集會時不向國父遺像行禮，屢經規勸，均屬無效，應如何處理？』民聲日報所載也以大專學生受軍訓時，有三名學生『因拘泥於耶穌十誡中不拜偶像之教條，拒向國父遺像敬禮，經軍校當局及家長等勸導無效』。民聲日報社評，也以『耶穌是一千九百五十多年前的人，孫中山是我們現在的中國人，到底誰有偶像的資格？』這明明是一樁不向遺像行禮的事件，煮雲和尚卻把不向遺像行禮，羅織為『不向國家的締造者和代表國家的國旗行禮』，因而要人懷疑基督教徒『必定有很微妙的意思』，『是什麼心腸』。照煮雲和尚的口氣，基督教徒何止不忠，簡直就是叛國，就是共產黨。如果給煮雲和尚操權的話，那基督教徒定要再碰上一次尼羅皇大屠殺！

把某校『部分基督教學生集會時不向國父遺像行禮』，指為整個基督教會不忠的證據，我想這正像把每一寺廟，供奉皇帝的靈位，現在改為『當今總統副總統元首萬歲』就算為佛教「精忠報國」的憑據，同樣過於「莫須有」。煮雲和尚出版這本書，據云是『經過幾位法律家 不少的鼓勵和幫助，』難道這幾位法律家竟同意煮雲和尚這種誇張為幻，無中生有，而共為羅織，強入人罪嗎？

基督教徒是否熱愛祖國呢？答案是肯定的。雖然基督教沒有像佛教設下一塊『當今總統副總統元首萬歲』的靈位，耶穌基督也沒有像佛陀坐在烈日下晒太陽，但基督教的經典 -- 新舊約聖經，卻大部份記錄着熱愛祖國、熱愛民族、為祖國犧牲、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詩。摩西是以色列民族的拯救者，聖經有四卷書記載他怎樣為民族為國家夙興夜寐犧牲一切。舊約歷史幾乎全部記載着許多建國英雄事蹟，像約書亞、眾士師、掃羅、大衛、尼希米，甚至宗教領袖都肩負着復興祖國的神聖任務，如撒母耳、以斯拉、但以理、以利沙

等，聖經還有許多女英雄如底波拉、以斯帖等，他們的英雄事蹟，真是「驚天地泣鬼神」。使每個閱讀的人，聞風興起。可惜煮雲和尚讀聖經，目的在吹毛求疵，窺間伺隙，以致對於這些偉大事實，竟然「視而不見」，我執之深，令人扼腕歎息！

基督教並不是形式主義者。如果早上唸一聲「國界安寧兵革銷，風調雨順民安樂，』再安上一塊長生靈位，就算得精忠報國，那麼全國上下不難個個都是忠貞之士。這樣做有什麼好處？基督教徒向永生上帝祈禱，煮雲和尚就譏罵他們是『白癡』、『騙鬼食豆腐』，但佛教徒每早唸一聲『國界安寧兵革銷，風調雨順民安樂』，再安上一塊長生靈位，卻誇稱是最忠國，煮雲和尚怎不「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

忠國並不需要花巧的言語，而是需要實際的行動。拋頭顱、灑熱血、毀家紓難、拯斯民於水火，這些都是忠國的表現；摩西是一個例子，尼希米是一個例子，以斯帖又是一個例子。國事危急，絕不是出家人遁跡空門，安個長生靈位，每早唸一聲『國界安寧兵革銷，風調雨順民安樂，』所能為力。還請煮雲和尚把佛教與基督教誰是忠國再來一次比較吧！

誰是全孝？

『那一種宗教是全孝呢？那就是佛教。』不知煮雲和尚說這話時，會否面紅耳熱，冷汗浹背。佛教全孝有什麼憑據呢？第一，佛母死了『上生忉利天宮。佛陀就到忉利天去，為他的母親說法。』第二，佛父死了，佛陀奔喪，自己用白布牽棺前行。第三，目蓮母親死後墮入餓鬼道中，目蓮用盡方法，才把他母親救出。地藏王菩薩的母親，死後隨業受報，墮入地獄，還是她下地獄去，把母親救生天界。

也許他覺得這話縹渺無憑，生不孝養，祇待死後超渡，難以自圓其說，所以他大發妙論說：『佛教所講的孝道，與世間所講的略有不同：世間的孝道祇是敬養雙親，佛教不僅如此，他是要將父母超生脫死，使他永遠脫離苦海，這才是徹底的孝道！』(26 頁)

在這裏我有二點懷疑，謹就教於煮雲和尚。以煮雲和尚而論，和尚是『以佛法為師，以佛法為修行，同時以佛法佈施於人。』所以和尚不祇是佛教中的先知先覺，也是佛教中的實行者。換句話說，和尚就是佛教的標準樣本。「要知佛教，請看和尚，」這話大概沒有錯誤吧！那麼，煮雲和尚自你削髮受戒，斷絕六親，遁跡空門以後，如果上有雙親的話，誰去敬養雙親，親餓誰給他養，親病誰給他扶持，親老誰給他奉侍；你們是要『上報四重恩』的，親恩深如海，你究竟如何報答？家中有錢，或者另有兄弟姊妹代你敬養，那還有得藉口；如果家道窮乏，又無兄弟，讓雙親年老無依，輾轉溝壑，「活地獄」出家人不理，卻等他們死後才來奔喪，『用白布牽棺前行，』或用盡法力，把他們救出死地獄，超生天界。這樣的孝道，叫全孝嗎？叫澈底的孝道嗎？這樣的孝道，任憑那一個父母

都不敢領教，怪不得『竟有人批評佛教的出家人是不忠不孝的』，事實太冷酷了，要人不批評，怎奈事實具在何？

第二點，假如有一位施主，父母在祇養其身而不肯順其志，等到父母死了，才請僧尼來給他做水陸道場，仗着無邊的佛法把他超生天界，這樣一位施主算不算是全孝，是徹底的孝！說他是，他並沒有「生事之以禮」；說他不是，他卻不吝慳囊，請僧尼來超渡，而且比較煮雲和尚的『全孝』來得更週全。這將怎樣說呢？

煮雲和尚接着惡毒地誣衊基督教是不孝的宗教：『不孝的是什麼宗教呢？那很顯然的就是基督教。』

他提出二個證據，第一，耶穌是不孝的。他引證馬可三章卅一至卅二節指耶穌不認母親。馬太八章廿一二節指耶穌不准為人子的埋葬父親。約翰二章一至四節指耶穌喚母親作婦人。『你說他還有孝心呢？』

第二，『基督教傳入我國，也是教人不孝，教人把祖宗牌位燒掉。』

所謂證據，簡直是無稽，令人噴飯！耶穌不孝嗎？不知釋煮雲有沒有讀着「耶穌同祂父母下去，回到拿撒勒，並且順從他們」的經文（路二 51）？有沒有讀着耶穌在十字架上託母給祂門徒的記錄（約十九 27）？他所引的聖經，馬可一段原來是主耶穌講道時祂母親弟兄來找祂，主耶穌特地借此講到天國的「天下一家」的大道理，釋煮雲把耶穌的話截了一半，把後半藏住了，就肆意誣衊。後半怎樣說呢？「就四面觀看那四圍坐着的人，說：看哪！我的母親，我的弟兄；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親了！」

馬太一段是主耶穌呼召門徒跟從祂宣揚天國福音，拯救萬眾。那人藉詞拒絕，要回去埋葬他父親以後再說，也就是說要等他父親死後才來。主耶穌卻鼓勵他應當趁着機會，為救人而犧牲一切。

約翰一段，「婦人」是希臘話，原文絕無不恭敬的意思。好像筆者鄉下，有人叫母親為「媽媽」、「阿姨」，甚至有叫「阿嬌」等等；而我們普通稱女傭為「阿嬌」，雖然如此，兒子稱母親為「阿嬌」，家人並不以為杵。可笑煮雲和尚卻神經過敏地用中國語法去武斷希臘語法，說耶穌『母親喚作婦人』，沒有孝心。

他所提的第二證據，『基督教傳入我國，也是教人不孝』，有什麼證據呢？證據在『教人把祖宗牌位燒掉』。把祖宗牌位燒掉是不孝嗎？那我得問一問，煮雲和尚遁跡空門，有沒有把祖宗牌位帶上佛堂供奉呢？如果沒有，「棄掉」和『燒掉』還不是五十步與

一百步，那麼煮雲和尚也得擔負不孝的罪名。從中國到印度，和尚沒有帶上祖宗牌位到佛堂供奉，眾和尚也得擔負不孝的罪名。

煮雲和尚只顧處心積慮地攻擊基督教，只要那件事出自基督教，他就不分是非皂白亂轟一場，他一點沒有想到事實究如何。就如祖宗牌位這一事，明明基督教的主張完全是正確的，他也要為祖宗牌位做「孤臣孽子」，向基督教開砲。照佛教的信仰，人死後不是隨業受報，墜入地獄；就是仰仗佛力，上升天界；至佛界中人，凡修成正果的，即超出世間，得生西方極樂國土。既是如此，人死了或入地獄，或上升天界，或往生西方極樂國土，祖宗牌位既非祖宗的自身，也非祖宗靈魂所在，祇是一牌木板寫上幾行字而已，何故要强稱祖宗，更何故要祭它、祀它，當它作祖宗？煮雲和尚學了佛，既知道人的靈魂已離開臭皮囊，或上升或下墜，何故迷俗之所迷，硬說牌位是祖宗。虧他天天學佛，食而不化，真是太可惜了！

基督教是不孝的宗教嗎？請考查一下基督教的經典吧！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以弗所六章二節)

什麼叫做「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呢？原來聖經裏面有十誡，前四誡論人如何對神，後六誡論人如何對人。後六誡一開始即吩咐人要孝敬父母，因為這是人道之始。最值得注意的，十誡中只有第五誡「孝敬父母」帶着應許，其他九誡皆無，這證明基督教是何等的注意孝道。

「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出埃及記廿一 15)

「咒罵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出埃及廿一 17)

主耶穌還斥責當時不孝的人：「上帝說當孝敬父母，又說咒罵父母的必治死他，他們倒說，無論何人對父母說，我所當奉給你的，已經作了供獻，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假冒為善的人哪！……」(馬太十五章 4-7) 照着主耶穌所說的，人應當孝敬父母，甚至人不能將敬奉父母的份拿去供獻神，以致缺少對父母的敬奉。這樣看來，根據基督教教義，和尚拋棄父母，只顧自家修行，還是不孝的行為呢！

基督教主張孝敬父母，卻反對供奉祖宗牌位，因為那完全是一種無知，迷信的舉動。如果因着基督徒不供奉祖宗牌位，就說基督徒不要祖宗，硬把祖宗牌位當祖宗拜，祖宗在天的靈(或在地獄的靈)，看見這些孝子賢孫，磕錯了頭，錯認了木牌當祖宗，未免啼笑皆非。

俗語說：生前一頭雞，勝似死後一頭牛。基督教主張孝親，卻反對供奉祖宗牌位，就是要人老老實實的孝敬雙親，不要『騙鬼食豆腐』，自欺欺人！下面幾首詩，請『全孝』的煮雲多讀幾遍吧！

仔細思量養子空	翼纔稍硬便飛鴻	衲衣片片如疴尿	衣破重重帶血紅
幾度音書回復斷	今年消息去年踪	娘今衰老無人養	骸骨難收繼祖宗
真正離家四十年	娘今遙望寸心懸	舉頭疊疊山無數	回首迢迢路八千
髮已霜侵容愈老	衣無人補線誰穿	忙忙宇宙忙忙去	明月重教處處圓
楚天空闊海雲飛	鞠育難忘洗血衣	大義嶺前黃檗母	老無雙眼望空啼
遙想餘情情不盡	頓思學筆筆難言	隔江千里遠	盡在不言中

(這是黃檗禪師的母親所作，一字一淚，令人不忍卒讀。不知『全孝』者讀後會動心否?)

是誰仁慈？

煮雲和尚誇稱佛教全仁，因為『佛教主張愛護眾生，不殺生靈。』至於基督教卻是『殘暴不仁，處處都表現出鬥爭和屠殺的思想』。

佛教愛護眾生嗎？不錯，真正的和尚(有不少是假和尚當別論)是茹素不殺生的；但茹素不殺生就算得仁嗎？這恐未必。煮雲和尚自供『佛教霸了廟宇不做事，不曉得辦教育，不肯做慈善事業，祇曉得建築廟寺，一用就是幾十萬，建築起來有什麼用呢？一個籤筒兩只筭板！來到廟裏什麼事也沒有，祇是拜拜求籤』。可憐佛教徒霸了廟宇，每天念念經，享清福，眼看多少人愚昧無知，不曉得辦教育，眼看多少人疾病慘怛，顛連無告，孤寡無依，一點無動於中，不肯做慈善事業，卻專向螻蛄雞鵝來下工夫，這那裏是全仁，至多是「婦人之仁」罷了！主耶穌說：蠓蟲你們就濾出來，駱駝你們就吞下去，」重其所輕，輕其所重，有何足多！

基督教是殘暴不仁嗎？煮雲和尚明明說基督教是講博愛，既說博愛，怎會殘暴不仁，這位和尚又打自己的嘴巴來了！

煮雲和尚摘錄了三處聖經，作為他的論據，可惜仍是射不中鵠，自作緊張一場。

馬太十章卅四節，應該與上下文一同讀；那是講到思想的鬥爭，真理虛謊不能相容。路加十一章四十九節，那明明是講到歷代罪人迫害義人，公義的神必定要施行報應。出埃及記卅二章廿五節，那明明講到以色列的敗類拜偶像、犯姦淫，利未子孫大義滅親，

除惡務盡。聖經的記載極其清楚，煮雲和尚卻本其斷章摘句的慣技，故作驚人語，說什麼殘暴的行為，桀紂所不及，來達到他誣衊基督教的惡毒陰謀！

誰是全仁？出家人少車大砲吧！西諺說得好：「事實勝雄辯」；讓我們睜眼看罷！誰辦學校？誰創設醫院、孤兒院、養老院？是佛教徒嗎？不！佛教徒是『不曉得辦教育，不肯做慈善事業』的，做這些教育慈善工作的乃是基督徒。誰是全仁，還待辯論嗎？煮雲和尚服輸嗎？不！他還是死硬到底，誣衊着說：『聰明的基督教徒，化了幾十萬，便大吹大擂，你來看呀！我辦教育，我做慈善事業！』他把基督教的教育慈善事業，說為大吹大擂，要做給人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可嘆可嘆！

基督教是愛的宗教，基督徒所信的上帝是愛的上帝，所皈依的基督是愛的基督：

「上帝就是愛」(約翰一書四章 8)

「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上帝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羅馬五章 7-8)

因為如此，所以愛成為基督徒生活的最高原則，不但愛弟兄、愛家人，並且愛及仇敵：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翰十三章 34-35)

「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凡有世上財物；看見弟兄窮乏，卻塞住憐恤的心，愛上帝的心怎能存在他們裏面呢？小子們哪！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約壹三章 16-18)

「你們聽見有話說，當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天父的兒子。」(馬太五章 43-44)

基督教是不是『殘暴不仁』，研究經典，看看事實表現，再清楚沒有了！

但另一方面，上帝是「父」，也是「君王」、「主宰」；因此祂愛，祂也公義。因着愛，祂樂意施恩；因着公義，祂要賞善罰惡。如果因着上帝刑罰惡人，便說上帝殘暴不仁，我們真不知說者是何居心了！

誰是自由、平等、博愛？

自由、平等、博愛，原是基督教所揭櫫，導致的生活目標；主耶穌說：「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天父的兒子叫你們自由，你們就真自由了！」(約

翰八 32) 聖經又說：「所以你們因信基督耶穌，都是上帝的兒子，並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自由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裏，都成為一了！」故自古以來，人莫不知基督教是自由、平等、博愛的宗教。可是煮雲和尚，卻想「鳩佔鵲巢」，他說，基督教不自由，只有佛教才自由；基督教不平等，只有佛教才平等；基督教不博愛，只有佛教才博愛。癡人說夢，令人絕倒！

基督教不自由，因為『信上帝的基督徒，最高目的也只有成為上帝的兒子，永遠沒有出頭的日子。』(41 頁) 『只有做基督教徒就永遠不能做上帝，永遠被踏在上帝的腳底下，做他的兒子。』(42 頁) 佛教是自由的，因為『佛教是真自由，所謂「天堂地獄，唯心所造。』 『唐宋間的祖師有這樣的說法，「當時我沒有不見釋迦佛，不然的話，我一棒打殺他給狗子吃！」你看，這是何等口氣？』(41 頁)

照煮雲和尚的說法，人不能做上帝，就是不自由；那麼全國人人都要做皇帝、做總統，否則也是『不自由』，『被踏在腳下』，『永遠沒有出頭的日子』了！釋煮雲學佛，看他魔障太多，恐難成佛；如果有一天幸得學成菩薩道，無論如何也是無法騎在佛陀頭上的，那是否也是『被踏在腳下』，『永遠沒有出頭的日子』？是否要一棒打殺佛陀給狗子吃，天上地下，唯你獨尊？

佛教的真自由，『在於天堂地獄，唯心所造』。這是什麼？這種自由對人生有什麼貢獻？這完全是坐以待斃，讓你自造地獄，自取滅亡，人以為危，釋為雲卻以此驕人，一何可笑！

至唐宋祖師有『當時我沒有看見釋迦佛，不然的話，我一棒打殺他給狗子吃！』煮雲和尚大讚他是何等口氣。基督教出了一個加略人猶大！我們稱他為叛徒，因為他出賣了恩師，但他還不敢打殺恩師給狗子吃。想不到佛教祖師卻有人恨生也太晚，不能及見佛陀，把他殺給狗子吃，說他何等口氣，何等狂妄則可；若以此證明佛教是何等自由，恁般自由若用得着，蒼生亂矣！

基督教不平等，因為基督教講『信我的就得救，不信我的就要打入地獄。』(42 頁) 『基督教呢？祇有兩條路好走，信上帝的就昇天堂，不信上帝的祇好落地獄。以現代法律來說，是太不平等了。』(43 頁)

殊不知基督教是平等的，第一，神願意萬人得救，不願一人沉淪；凡信主耶穌就必得救。得救的機會是平等的。第二，凡不信耶穌的人，必因他自己的罪孽滅亡，不論高低，自種自受，執法是平等的。第三，凡沒有聽見耶穌的福音，包括『中國古代的大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等等』，他們將按他們自己的良心受審判，或善或惡受報(羅馬二

章)，受審是平等的。可惜煮雲和尚不看看聖經怎樣說，就任意批評，出言無當，徒為識者所嗤而已。

以法律而論，罪有大小之分，故刑有可輕之別。但刑極於死，即無得再加。比如某甲故殺一人，應賠一命；某乙故殺百人，應賠百命；惟執行時，殺一人者一死，殺百人者也一死；殺一人者不能抗議執法不平等。在上帝面前，「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此所謂罪，在程度上未必人人一樣，惟其足致沉淪者卻一。故罪人下地獄，雖他們致死之罪，大小多少間有不同，仍無礙於上帝的平等。

煮雲和尚自誇佛教最平等，什麼『一子出家，九祖超升；』什麼輪迴六道，迴轉不已。姑不論這些教義是否平等，究竟事實上有沒有這回事，實是疑問。佛教謂眾生自無始以來，或行善、或行惡，死於六道中輪迴不已。所謂六道，一曰天道，凡行上品十善業者生之；一曰人道，凡行中品十善業者生之；一曰阿修羅道，凡行下品十善業者生之；一曰地獄道，凡行上品十惡業者生之；一曰餓鬼道，凡行中品十惡業者生之；一曰畜生道，凡行下品十惡業者生之。如果這事屬實，那麼眾生相續在六道輪迴中，無有已時。究竟這個輪從何道開始？從何時開始？

煮雲和尚是極其推崇達爾文的進化學說的。他引用了達爾文『所有的高等動物，都是中下等動物慢慢演變而成的』的話(49頁)。在這裏煮雲和尚似乎否認了人是由輪迴來的，而是由低級動物演變來的。

煮雲和尚說『佛學是科學化的』。提起科學，提起進化論，對輪迴的道理我越發摸不着頭腦。因六道輪迴的說法，是不合科學，也不合進化論的。科學家告訴我們，這地球太古代，元古代，並沒有生物；等到古代才有無脊椎動物和魚類發現；到中生代以後才有鳥類獸類，心代才有人。煮雲和尚也說：『經過近日的古生物學家發掘所得，已經證實所謂北京人和爪哇人都超過五十萬年的歷史，』就說五十萬年吧，那麼，地球應該是先有昆蟲，然後才有畜生，最後才出現了人。那麼輪迴並不是先天地而有，也不是從太古就有，而是從中生代的畜生輪開始的，畜生有佛性的行善輪天道、人道、阿修羅道、地獄道、餓鬼道(因二道比畜生道還進步)；畜生昧佛性行惡的要輪到那裏去呢？這就麻煩了，因為沒有昆蟲道的。這樣看來佛教的六道輪迴，並非始於無始，實始於昆蟲變成畜生之間。畜生怎能行善呢？而且，人若造作惡業，以致墜入畜生道，不過返本歸真罷了，並無值得傷痛之處。

『照佛教來說，宇宙間森嚴萬象，都是因緣而生，從來沒有一件東西無因而生的。』這樣我們碰到再一樣困難了，因為今天不論是人是鬼是畜生，種類之多，數目之鉅，遠非五十萬年以前可比。究竟這些人呀、鬼呀、畜生呀，係從那裏來，何以越來越

多？還有，既然六道輪迴不已，說不定圈中之豬，籠中之雞，前生是你的祖宗，不然也應該是作下品十惡業的人輪迴來的。這樣將人與禽獸，混為一體。吃豬吃雞，恐怕吃了祖先；又怕來生變豬變雞給人吃。六道輪迴，如此怪誕虛妄，煮雲和尚卻稱是佛教平等處。不知要欺誰。

基督教不博愛，佛教才是博愛，因為基督教『凡不信他的，即使是聖人，也要他們入地獄。可是入了地獄的，都被佛菩薩拯救出來。』

煮雲和尚批評基督教不博愛，完全是飛揚誹謗、肆意誣衊，前文經已論及，茲再舉出一例。煮雲和尚云：『既然說一切人都是上帝造的，那麼，我這個和尚也是上帝造的，何以他會造出一個反對他的和尚來呢？』（40頁）

上帝造你這個和尚，任憑你反對祂，祂仍存着慈父等候浪子回家的心等你回頭悔改，這不正證明上帝博愛，任你自由嗎？

對於所論佛教一段，『可是入了地獄的，都被佛菩薩拯救出來，』不免令人懷疑真的如此；地獄豈不是空着，閻羅王無所事事，牛頭馬卒可以閒坐聊天；真的如此，我佛運用慈力，迄今已千餘年，餓鬼道地獄裏面的眾生，早被救度一空，隨業受報眾生早應上升天界；最少也應生入人道、阿修羅道；無人再入畜生道，為什麼年比年畜生越來越多？還要和尚年年打醮祭鬼，這是什麼道理？

如果輪迴的教義是正確的，那麼眾生因造作惡業，墮入地獄道、餓鬼道，正是種下什麼因，收來什麼果。閻羅王執行刑法，原是至公無私，為什麼半路竟殺出個佛陀來劫監縱囚，雖說佛陀法力高強，豈非閻羅有虧職守，罪無可逭。揆諸輪迴之理，其說我佛慈悲，倒不如說佛陀恃蠻違法，破壞因果。

煮雲和尚，別再白日見鬼吧！別再說我佛超度這一套吧！如果真的佛法無邊，『佛菩薩要入地獄救渡眾生』，何必再由和尚做道場？如果佛教最博愛，那麼僧尼們就不應看鈔票面份，給施主做道場，有錢的七七四十九日，沒有錢的連念一念經懺都懶得理。事實太冷酷了，還要欺騙誰！

鐵一般的事實

煮雲和尚引用俗語『不怕不識貨，祇怕貨比貨，這話倒不錯。經過比較以後，究竟是基督教呢還是佛教「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平等不博愛不自由不得救的宗教」呢？明眼人自會心中有數；煮雲和尚如果肯虛心地客觀地想一想（最怕理虧了還要老成怒），也必了然於胸。「賊喊捉賊」，終究是隱藏不住的。

不只如此，誠如煮雲和尚所說：「佛教在中國流行了二千多年之久，成為中國的信仰中心，全國人民很少不信奉佛教的。」『中國人向來都信仰佛教，佛教是中國先有的宗教；俗語說：「家家彌陀佛，戶戶觀世音。幾千年來，佛教與我國的文化與民情風俗打成一片，那一個角落，那一件事物，不是含有佛教的色彩？」』既然佛教在中國這麼長久，這麼普遍與深入，那麼佛教有什麼好處，一定有機會發揮她的作用和影響的。煮雲和尚誇稱佛教是自由的、平等的、民主的，為什麼中國人民，幾千年來在專制的政權下和封建的制度下過着不自由、不民主，水深火熱的生活；佛教卻安之若素，從沒有哼半個「不」字，若不是國父接受了基督教教義的啟發與薰陶，為實現民主、和平，平等的新中國而奮鬥，那麼國事蝸唐，正不知漫漫長夜，何時才破曉；煮雲和尚侈談佛教是『科學的』，『是科學的老祖宗』，甚且是『超越科學的』(53頁)，那麼為什麼二千年來，中國從沒有科學的成就？佛教未入中國以前，中國還有不少偉大的科學發明，直到佛教入中國，科學的氣息找都找不到，這究竟是什麼道理？二千年來，中國長期在專制封建的鐵枷下受綑綁、受蹂躪，喪失了自由、平等，中國人民過着貧困、愚昧、衰弱的生活；如果說二千年來佛教已經支配着中國的文化，統治著中國人的思想，那麼中國的貧、愚、弱、不自由、不民主、不平等，佛教就應該擔負大部分的責任。煮雲和尚不顧事實，大開海口，想欺騙來寺廟的老太婆就可以，若想隻手遮天，瞞盡天下人眼目，那完全是自欺欺人的卑劣舉動而已！

反之，我們看看基督教，自馬禮遜東來傳教至今做了多少大事？誰創辦學校，帶來西洋新文化，建立了新教育的基礎？誰帶進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影響國父和許多革命先烈，起來推翻中國幾千年來的專制政權，建立中華民國？誰反對吸鴉片、嫖妓、賭博？誰主張女子受教育，婦女要把小腳釋放？誰反對納妾，提倡男女平權？誰反對迷信，破除愚妄？誰介紹新醫藥，在中國各地開辦醫院、設立孤兒院、養老院……是和尚麼？是佛教？請煮雲和尚答覆我來。

當基督教進入中國以後，面臨一個百孔千瘡的舊社會，一面要拆毀舊的，一面要建設新的，實在是責任艱鉅，不易為力。這些舊的，已經形成了中國人的風俗、習慣、制度、生活，不但國人已經相習成俗，頑強的反對；連佛教都站在反對的地位(誠如煮雲和尚所謂，這些民情風俗已經和佛教打成一片，與佛教發作了血肉的關係，佛教為爭生存故處處敵對)。根據過去的事實，佛教不但二千年來誤了中國，誤盡蒼生，而且近百餘年來跟國內迷信、落伍、封建、專制的勢力，結成一體來敵對基督教，破壞基督教所進行的革新社會工作。煮雲和尚毫不自愧心，反誇佛教最迎合國情，詆毀基督教不應該反對迷信、反對拜偶像、拜祖宗牌位，若非基督徒不畏強禦、不避艱險、前仆後繼，藉着基督的真理、基督教自由、平等、博愛、犧牲的偉大精神，使一個古老的民族，獲得了新生的力量，國

家民族前途，真是不堪設想。佛教對呢還是基督教對，歷史的事實，擺在我們面前，鐵案如山，難道還不夠證明嗎？

忠告煮雲法師

台南佛教人士特請煮雲和尚一連四晚講「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慧峰法師特別誇獎煮雲和尚『既能說又能寫』。我想佛教人士請煮雲和尚說法，一定是為着探索真理。煮雲和尚負的責任何等大，他應該『以誠摯和客觀的態度，批評批評，』才合出家人應有的態度；那知他一開口就謾罵、詆毀、誣衊，實在有失佛門體統。基督教錯誤嗎？那就當列舉事實，絕不能捕風捉影，造謠中傷，引用聖經更不可斷章取義，任意曲解，故入人罪。佛教正確嗎？那也當列舉事實，證以經典，不能無中生有，自欺欺人。我想這是最淺顯的道理。豈知煮雲和尚不此之圖，一開口就錯，大概是自恃『既能說又能寫』，便信口開河，以至妄語叢出，怪論連篇，不值識者一笑，『沒婆沒猴』，真是何苦來！

煮雲和尚也許看見佛教『退步、衰落、低頭』，『被人瞧不起』，『甚至大多數佛教徒，不敢承認自己是佛教徒，』因此想乘此機會，『抬頭洩一洩氣』，把基督教罵個狗血淋頭，基督教罵垮了，佛教就得抬頭。其實錯了，宗教完全是裏面的東西，裏面如果沒有東西，想藉着「謾罵」來發家，完全是錯了念頭。

為什麼佛教日趨退步、衰落，一定有它的原因；如果不找出它的原因，看見人家興旺了，就瞪着眼，咬牙切齒罵。看見人家贊成基督教，擁護基督教，就熱譏冷嘲，說什麼『佛教也窮了，沒有錢就沒有人來幫忙，』說什麼『信仰宗教……不是為着拿人家幾個錢，也不是為了得到人家一點牛奶衣服之類的施與……，』旁敲側擊，指桑罵槐地詆毀到教會來的人都是為着得牛奶衣服；並為自己解嘲，把佛教的退步衰落推諉為『窮』。其實何曾『窮』，煮雲和尚不是自供『建築寺廟一用就是幾十萬』嗎？這種不老實，刁潑的態度，出於潑婦罵街還可，出於煮雲和尚未免丟了佛陀的臉呢！

佛教為什麼日趨退步衰落呢？照我的觀察，第一，因為她不是人生的宗教，與社會遠離，正如煮雲和尚自供：『佛教霸了廟宇不做事，不曉得辦教育，不肯做慈善事業，祇曉得建築寺廟，一用就是幾十萬，建築起來有什麼用呢，一個籤筒，兩只筭板；來到廟裏什麼事也沒有，祇是拜拜求籤，』如此不合人生需要的佛教，退步衰落自是當然的結果。

第二，佛學哲理高深，這倒是事實。但有幾個和尚真真實實的修行；鄭板橋所謂：「和尚是佛之罪人，殺盜淫妄，貪婪勢利，無復明心見性之規。」以這樣的和尚，如何能取得人們的信仰。不寧唯是，今天所謂和尚尼姑，差不多都以給人家做法事、燒香拜懺為

專務的，佛門與迷信已不可分割。雖然煮雲和尚着急：『社會上一般人不了解佛教，妄將一切邪神鬼怪列入佛教裏面。』這何曾是不了解，佛教有菩薩、有閻王、有餓鬼，滿天神佛；入中國以後，還有祖宗牌位，屈指難算；佛教在中國已淪為一個迷信的宗教，這是無法否認的事實。今天中國人需要的是一個高尚的宗教，一個引人歸正向上的宗教，絕不是一個迷信的宗教；因此『迷信的』佛教，將被人『排出了宗教的門』，不讓她繼續迷惑人，是有她的原因的。

第三，佛陀究竟是人，佛陀經過多年的勤苦修持，修學菩薩道，說他對人生事理有極深的參究，極透澈的認識就可；但無論怎樣，佛畢竟還是人，是眾生修成，斷不能代替自有永有獨一無二永生的上帝。今天世人越久越覺悟到宇宙有一位上帝的存在，越久越覺悟到人靠上帝生存，人除非找到上帝，永遠得不到滿足，也得不到安息。佛教除非能帶領人認識上帝，尋找上帝，否則佛學雖精深，智慧的學問最多只能克制修行，不能拯救人的靈魂，她的前途只有日加『退步、衰落而已！』這是佛教的致命傷，如果她無法解救，是無法挽救她注定的命運的。

煮雲和尚沒有看見這些，反而徒托空想來麻醉自己：『因為西洋沒有更好的宗教，所以才信仰基督。諸位如果不信，請過三十年再看看。』他的意思以為三十年後，歐美將完全改宗佛教；過去歐美所以信仰基督教，是因為沒有傳進這個『更好的宗教』。我們如果反問，西洋因為沒有這個更好的宗教 -- 佛教，人家才信仰基督教；那麼中國二千年來早已有這個更好的宗教 -- 佛教，何以百年來，國人『瞧不起佛教，紛紛改宗基督教，以致佛教『退步、衰落，』這究竟是什麼話？阿彌陀佛！煮雲和尚，「空想」只可安慰那些神經衰弱的人，「空想」絕不能挽救一個垂危者恐怖的命運的啊！

再一次揭發煮雲和尚的造謠誹謗

我曾於生命雙月刊寫過一篇「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根據真理與歷史事實，把煮雲和尚對於基督教的毀謗誣衊，予以辯正，給讀者看清楚煮雲和尚所謂『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自由不平等不博愛不得救的宗教』，絕不是基督教，而是他們佛教自己。因着篇幅關係，該篇只能舉其犖犖大者，至於不值一駁的地方，讀友當能一目了然，毋容辭費。惟對於該書內面所謂基督教在台灣收買祖宗牌位，從玉里鎮的五百元，到竹山的三千元(29頁)並台東關山鎮一位神蔭醫院的黃醫生，燒觀音菩薩，以至被觀音懲罰，暈倒地上，抬回去病倒三個月(33-34頁)等情，我們從全書看見煮雲和尚的造謠嘴臉，很容易想得出這些話一定是捏造的謠言；但為公平起見，筆者特向有關各方面調查，現將調查所得述下，讓讀者再一次看這頭隱匿在袈裟下面的狐狸，所玩的戲法，是多麼卑鄙、惡毒！

玉里教會卓信得牧師信上云：所問的事，實在使我莫明其妙；我們教會絕對沒有這回事！

竹山教會郭東輝牧師信上云：關於那樁事，實無事實，我曾聽人說天主教曾這樣做，後來又聽說浸信會這樣做，可是這並非事實。這是佛教徒捏造的謠言，故意中傷我們教會。這話在二年前曾有人傳過，過了一二個月久，因並非事實，故以後再無人講及，現時竹山也沒有人提及。聽見你所說的，好像聽故事，我們在這裏的人反一點不知情。

高雄港務局鄭進發先生曾寫信請煮雲和尚介紹收購祖宗牌位的地方，因如此高價，有多人擬出賣，可是煮雲和尚一字不回覆。是否情虛，讀者當可了然。

我想玉里、竹山教會負責人都來信說明並無此事，而且據了解這是佛教徒因妒生恨，所捏造的謠言，而且這謠言只在極短的時間，就完全息滅，現在倒給煮雲和尚一個機會，請他把基督教收買祖宗牌位一事，作具體的說明，究在何處收購？多少價錢？誰出賣過？不要籠籠統統，用莫須有三字想拖過去。為着表示「清白」，煮雲和尚有必要這樣做。

關山鎮一案，更是離奇怪誕，虧他編造得出。據調查所得，台東關山鎮只有神應醫院，並無神蔭醫院；煮雲和尚卻誤為神蔭醫院，足見他所說的，只是道聽塗說，捕風捉影之詞，並非實地調查得來。神應醫院院長為醫學博士黃應添君，黃博士不只醫術精深，而且愛國熱誠，常給國軍免費治療；去年曾獲得蔣總統，陸海空軍褒狀外，陳副總統，俞院長，于院長及其他軍政要人的獎狀極多。黃博士親筆來信云：「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第三十三頁記載關係本人之記事，全部假造事實。」茲將黃博士來信摘要如次：

(1) 黃應添博士從小信奉基督教，並未信仰天主教，該書謂『原本是信仰天主教的，但在教會裏沒有什麼地位轉信基督教』完全是故意毀謗的謾言。

(2) 黃博士從來未得着牧師名義，也沒有人叫他黃牧師。該書謂『得到一個牧師名義，別人叫他黃牧師，』也是無中生有。

(3) 該書說黃博士在德高里要燒佛像，忽抱住腦袋，暈倒地上，病了三個月不能起床等等，全都是捏造，在關山未曾聽過的神怪小說。黃博士未曾在德高里替山胞們焚燒祖宗牌位和觀音像。

(4) 山地人自昔不拜偶像，日本統治時代才被迫拜神社，各家庭都有小神社，山地人稱為「神明」(kamisama)。所謂德高里『很多是世代供奉觀音菩薩』，全非事實，該作者是外省人，不明山地真相，便妄肆推測，編造事實。

(5) 該書云：『德高里的高山同胞，也不再出去聽道。』全是假話。現在那裏的山胞半數信仰基督，每禮拜平均達三百餘人。山胞與阿美族各蓋有會堂，熱心聚會。

(6) 黃博士熱心愛國，所受蔣總統、陳副總統、俞院長以及各軍政長官褒狀、獎狀、謝狀極多；該煮雲和尚對此熱心愛國的醫生，不但不表敬意，反肆意誹謗，造謠中傷，不知是何居心？

(7) 黃博士以煮雲亂言毀謗，原應訴之於法，唯念主耶穌愛仇敵的聖訓，姑不加追究，望煮雲能切心懺悔，反邪歸正，趕快信耶穌。

煮雲和尚鼓如簧之舌，給黃應添博士製造歷史，並云德高里的高山同胞，再不聽道等等；現在黃博士親自證實煮雲和尚對他所說的都是假話，高山同胞有一半人信奉基督教。煮雲和尚專門製造謠言，來誹謗、誣衊基督教，又多一鐵證。

煮雲和尚口口聲聲說愛國，不知有沒有事實證明？基督徒黃應添博士愛國，卻有事實證明。奇怪的，是煮雲和尚卻對這位愛國醫生不惜捏造謠言，任意誹謗，究竟用意何在？還有，煮雲和尚蜚言造謠，肆意攻擊基督教，無疑地這將製造自由中國人民思想的紛亂，並使廣大的基督教徒和佛教徒情感對立，「親痛仇快」，這樣做是不是愛國的行動？希望他有個清楚的答覆！ (原載生命 33 期)

降妖本末記

一、某居士給煮雲的評論

「煮雲於耶教實無所知，於佛教之義趣極膚淺，於禪宗更未入門。」

一語道破，煮雲原來是賣野人頭的傢伙

妖僧煮雲年來在台灣藉『環島布教』之名，對基督教極盡毀謗誣衊之能事，謾罵不足，復筆之於書，書曰『佛教與基督教之比較』，信口雌黃，妄造是非。不但基督徒看了義憤填膺，就是佛教有識之士，也不免搖頭太息；據該書『再版自序』云：『教內一二位權威人士所給予我的打擊 -- 私下的阻撓，明目的歪曲。我僅能向這些人表白的是：我有我的看法，我也堅持我的看法。』這說明了煮雲的剛愎自用，堅持錯誤。殊堪浩嘆。

為着辨真偽、明是非，僕雖剪陋，不得不為文駁斥；文曰：「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原載生命雙月刊三十期；後應讀者的需求，出版單行本。初版數千冊不旋踵即銷售一空，足見真理猶在人間，絕非妖言邪說所得以扼殺。

拙作發表已七閱月矣！大言炎炎的煮雲竟黯然無聲，懸賞千元也不見他來取，是非曲直，可以大白於天下矣。雖煮雲曾裝腔作勢，先欺騙他的朋友，謂已直接答覆我；繼又欺騙某君，謂將寫一篇來對付我（見前言），現在半年有餘，『能說又能寫』的煮雲欲言又止，內心的苦悶，實可想見。夫流言止於知者，事實勝於雄辯，煮雲自特『能說又能寫』，妄想隻手遮天，欺世欺人，此烏乎可？

最近接馬來亞某居士來信，指煮雲「對於佛教義趣極膚淺」，某居士為佛教大師融熙和尚的弟子，佛學造詣自非泛泛可比；對煮雲的評論，從佛教徒看來，自與筆者不同。煮雲對於筆者的駁斥，用一句『他不懂佛教』，便想把佛教徒長久欺騙下去；現在某居士指出煮雲對於佛典錯引誤解，就給我們看出煮雲對於佛教最多只是一知半解而已。這樣的「半桶水」，居然在台灣各地大吹其法螺，大耍其戲法，居然自視是一個護法金剛；而台灣若干佛教徒也居然被他欺騙，把他大捧特捧，造成他更大的狂妄悖謬，甚至教內權威人士的勸阻，被他悍然拒絕，狂悖一至於此，何其可惜。

更可惜的，是依附煮雲的尾巴份子，他們跟在煮雲後面，「一唱百諾」，亂叫亂嚷，他們口稱是佛陀弟子，但癡迷執慢之深，令人驚異。他們口口聲聲說煮雲說的對，謾罵的對，誣衊也對，在他們心目中，煮雲放的屁也是香的，真令人詫異到這些人的理性究竟到那裏去，甚至連起碼分辨是非的能力也喪失了。現在煮雲的真面目被揭破了，他對佛學原是一知半解之徒，憑着『能說又能寫』出來騙騙人而已。不知這些尾巴份子，是否將有「毛將焉附」之感，要為他椎心泣血，匍匐哀號？

茲將某居士原函錄後：

恩溥先生愛鑒，頃友人林君以「生命」見示，中有閣下「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大文：查煮雲於耶教實無所知，於佛教之義趣亦極膚淺，於禪宗更未入門。禪宗是魔佛相遣，一空依傍之教外別傳極則之法。如人問雲門曰：「如來出世，上手指天，下手指地，天上地下，唯我獨尊，此意如何？雲門曰：如老僧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吃。此為痛掃問者佛見之情執！意在言外，非在迹求，煮雲胡扯，致令閣下笑煞，轉生誤會。其實佛教、耶穌，只有深淺之殊耳。

家師融熙老法師，嘗謂：『耶教亦有很深的理趣，如新約云：「上帝在你心中」。此儼近佛教「即心即佛」之邊緣；又如新約開首處云：「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則上帝不是人格神，而是無乎不偏之真理耳。耶教中人亦多不會耶穌言外之意，竟作上帝是人格，能怎樣造天、造地、造人、非耶穌本意也。』

家師又嘗謂耶穌本於印度之吠檀多派哲理，及其用世精神。佛教、婆羅門吠檀多派教、耶教、回教，皆有其因時、因地、因人之救世苦心。』

茲將家師年來所著「佛教與禪宗」、及「無相頌講話」與「葛藤集」，暨家師所選刊之「博士界之辯論」及「佛教科學觀」共五本，分作兩包寄贈尊覽，盼

閣下費數天精神看畢，然後搦管為基督教與佛教之比較不遲也。至煮雲胸有戈矛，言多未善，

閣下駁之，正當防衛，宜也。草草冒瀆，望為採納，如賜復祈照箋頭地址，寄融熙法師收轉 XXX 為禱。專此並頌
安吉

僕 xxx 謹啟八、九

「生命」如尚有書存祈賜一本來，因林君已取回去矣。

家師如再有新著當續寄上，我輩皆為真理皆為救世耳。(xx x 係筆者換上，附註)

「煮雲於耶教實無所知，於佛教之義趣亦極膚淺，於禪宗更未入門。」可謂一語道破。這幾句話出自一位佛教大師(融熙法師係虛和尚的弟子)的入門弟子之口，實可以掃清許多佛門弟子的謬見。他們有的人迷太深，給煮雲欺騙了，把「妖僧」當金剛；有的明知為不對，但看煮雲能夠這樣賣力，想利用煮雲作「獵狗」來打擊基督教，從而鞏固佛教，因此還是橫着心支撐着他。他們忘記了佛教完全是一個理性的宗教，失去理性，佛教

便只剩下一副迷信架子。現在難得某居士站起來說幾句公道話。在照妖鏡下，這頭狐狸再打出原形來。醒來吧！被欺騙的佛教徒們，不要給煮雲的花言巧語長期瞞蔽吧！不要想他侈談什麼基督教的比較，就以為他懂得基督教。其實，他對於基督教「實無所知」，對於佛教只是「半桶水」而已；這樣的一個和尚，筆下口中的『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只是癡人麼語，笑煞識者而已。

附筆者覆某居士函：

××居士大鑒：

來書敬悉，評煮雲和尚一語，可謂持平之論；煮雲為爭香火，不惜厚誣基督教謂為『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博愛不平等不自由不得救』，甚且隱以叛國共黨等罪名影射，實欺人太甚。僕濫竽基督教界廿餘年，從不敢毀謗佛陀；令師所云：各宗教皆有因時因地因人之救世苦心，係明智之見。此次因煮雲太狂妄，含血噴人，被迫應戰，實非不得已，辱蒙、亮警 寄予同情，至為感荷。

承千里外寄贈各書，盛情至感，自當拜讀。其中博士界的辯論，佛教學觀，無相頌講話，經已閱過。僕二十餘年前也曾稍微涉獵過佛教經論，嗣以工作累身，勞人草草，惟暇時仍喜歡一閱，蓋以其中哲理，有堪尋味處也。

來云所云「搦管為基督教與佛教之比較」一語，於我豈敢。僕對於佛教所知極其有限，對於基督教也是車載斗量之士，極其淺薄。若非對兩教有深知灼見，何能率爾操觚。猶如 令師對於禪宗智深如海，語重緇林，但論基督教仍難免誤解之處，如言神是真理，即無位格，準此而論則主耶穌另處自謂我就是真理，將不是歷史人物矣。此烏乎可？主耶穌云，我父作工直到如今，聖經神有位格，神創造，明文記載，奚止千數百處。又如謂耶穌教本於印度之吠檀多派，更嚴重地違反歷史。吠檀多派創於公元前八世紀的婆陀羅耶那，而耶穌教前身原為猶太教；猶太教肇始於公元前二十世紀的亞伯拉罕，創立於公元前十四世紀的摩西，比婆陀羅耶那尚早六百年。甚矣哉，知人匪易，知另一宗教更難，僕未敢寫兩教比較者其故即在此。雖在駁斥煮雲時，曾有兩教比較，惟着重在「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並以顯明的事實，斥其狂妄，究非學術性之作，知我者其毋笑我淺薄乎？

年來台灣出版佛教雜誌，每期幾乎矛頭或多或少總指向基督教，或無端造謠，或故作譏諷，焉得明智如 閣下及 令師者。

承索駁斥煮雲之冊，茲郵奉一卷，到希查收，又卅三期生命一冊，其中有關煮雲造謠之處，並希垂警。煮雲不揣其本，不求諸已，日以卑鄙之手段陷人，妄求顯達，不僅大德如閣下，為之搖首歎息；佛門有此敗類，想金剛亦怒目不已也。

謹佈區區，冒瀆之處，敬希海涵，專此敬頌

時綏

吳恩溥 八月廿日

二、拙作發表以後

當拙作發表以後，教內教外，曾引起了不大不小的反響。以言教內，有人批評我太重視煮雲的謬論，他們的意見以為「見怪不怪，其怪自敗，」專文駁斥，何異抬高他的地位，助長他的勢燄。基督教二千年來所受的誣讟和迫害，罄竹難書，若煮雲者，么蟲小醜耳，何必太認真。也有人批評我寫的太注重消極的防禦，沒有更多地把基督教的真理闡揚出來，缺少積極的作用。雖然如此，卻有更多的人，給我極多的鼓勵，有人大批定購分贈各方，（我沒有贈書給外人，順此聲明。）有人盡力推薦，使拙作能夠深入地達到每個渴望真理者的手中；更有人幫我搜集資料，調查事實，使我能夠更多地掌握了煮雲造謠誣讟的事實；這一切說明了在真理的戰線上，基督徒們是不肯退縮的；也說明了一切的邪惡，無法長久地隱蔽，終必顯露。

以言教外 -- 主要在佛教，倒有一述的必要：

(1) 拙作發表後，荃灣香光書室的法師就給我一封短箋，內面有幾句話：「真理祇有一個，在沒有徹底認識之前，不容詆譏，亦無須強辯。」語意雙關，但卻說得不錯。

(2) 台南一位法師，寄給某君一封信，內云：「該刊剛出版時，已由香港吳恩溥先生送我及煮雲法師閱讀了，只要駁斥的有理，我們願虛心接受；但是吳先生的指責各節，煮師已有詳細答覆，我這裏不再多談！」這位法師說話的態度很好，可是所謂「煮師已有詳細答覆」，他卻給欺騙了，因為直到今天，煮雲連半聲都沒有哼出來。

(3) 煮雲自己給某君的覆信，該信經刊在前言中，看出煮雲一點沒有悔悟，還是堅持錯誤到底；他說要寫一篇對付我，到現在還沒有看見，意者他必在細心查聖經，以便找出那三段經文的出處，可以向我領獎吧？

(4) 菩提樹是在台中市出版的一份佛教雜誌，很有歷史，在佛教裏面也很有地位。第四十四期登載了一篇湘清的『讀「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以後』，該文還沒有刊完，但從已登出那些看來，不得不叫人驚異；這位湘清先生不但沒有讀懂拙作，連煮雲和尚的大作也摸不清門路，就想給煮雲和尚作『常年法律顧問』，豈非咄咄怪事？他說煮雲罵基督教不算過火，因煮雲所指責的『是基督徒到高雄佛教堂去散發大罵佛教的傳單，是基督徒硬要侵入屏東東山寺內強向佛徒宣傳耶教，是黃牧師當眾毀壞佛像，是再三發生於各地的基督徒不向國父遺像敬禮的事實，諸如此類無法無天的事。』我們假定湘清所說的話都對，那麼，煮雲應該指責、痛罵的是到佛堂宣傳耶教的基督徒，是毀壞佛像的黃牧師；這些基督徒，這位黃牧師，究竟只是基督教中的極小部份，煮雲有什麼理由「一句禿驢罵盡天下和尚」，把「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博愛不平等不自由」等等罪名加在全體基督徒身上？因着極小部份人的行動，而狠毒地要打盡全國基督徒，這還不算「火藥味十分濃厚」？其實湘清摸錯了，煮雲的大作不是明明寫着『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嗎？他寫那本書的動機，是為着上述幾件小事嗎？不！他是因為『老店的顧客統統拉光了。』（六頁）因此非把整個基督教打倒不行。我已經說過，湘清連煮雲的大作還沒有摸清楚，就自告奮勇想給煮雲辯護，豈不笑話？

我說湘清沒有讀懂拙作，茲錄拙作如下：

『鬼迷心竅』，『降為畜生』、『去死不遠的衰相』、『白癡』，這些話究是高僧說法呢？還是潑婦罵街？（第七頁）

我寫得這麼淺白，湘清還沒有讀懂，卻給我曲解為：

『吳君說：「究是高僧說法呢？還是潑婦罵街？」在吳君看來，煮雲師所著「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一書，只是潑婦罵街而已。』

看湘清把拙作「這些話」三個字輕輕抹煞，換上『煮雲師所著「佛教與基督教比較」一書』，這不能不叫人「佩服」湘清的曲解本領，實在夠給煮雲和尚做尾巴毛。不過這次煮雲倒霉了，我說他在某些地方「潑婦罵街」，給湘清一歪曲，煮雲卻是徹頭徹尾作個罵街潑婦了。

我提出證據證明煮雲「妄語」、「偷盜」、「殺人」，湘清說是我的羅織。究竟是事實呢？還是羅織？說是羅織，湘清就應該提出事實，指明我的證據是『虛構』的。例如我說煮雲妄言，第一因煮雲捏造聖經，（我並懸賞千元，請煮雲指出他所說的三段聖經出自何處。）第二因煮雲說佛教佔了辭源辭海篇幅四分之一，我把證據列明，湘清說我羅織，就應該代替煮雲找出那三段聖經出自何處，並找出事實證明佛教確實佔了辭源辭海篇幅四分之一，他不此之圖，半句話都提不出來，卻在事實的面前，竟然閉着眼睛，想空口用羅

織二字給煮雲解救，豈不奇怪。我說煮雲「偷」「殺」也都證據昭彰，湘清要辯護，必須提出事實來。可憐他連這最淺的道理還不通，竟自告奮勇，要給煮雲作辯護律師，泥菩薩過海，還想超渡這超渡那，太不自量了！

湘清硬說佛教是科學的老祖宗，第一，他不懂老祖宗這話是什麼意思。比方我的孫兒叫湘清，若我說，小孫叫湘清，你也叫湘清，我是小孫的祖宗，也是你的祖宗，想你會怒形於色說：此湘清不是那個湘清，我跟你一點沒有血肉關係，你怎妄想做我的祖宗，豈有此理，豈有此理？佛教要做科學的老祖宗，試問佛教跟科學有血肉關係否？如果沒有就做不得老祖宗。湘清是出家人嗎？懂不懂這些呢？

第二，煮雲原作謂為『科學萌芽於十四世紀到十六世紀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照着煮雲所說，科學在十四世紀到十六世紀才萌芽，在這以前世界並沒有科學。拙作不為已甚，在這方面不去駁斥他，這位湘清竟誤以為真，硬說佛陀遠早於科學，自認老祖宗並不為過。究竟科學是什麼？世界什麼時候有科學？最早的科學家是誰？在人類歷史上，先有科學呢還是先有佛教？奉勸湘清先請教佛教裏面學科學的人然後才說不遲，庶免丟佛教徒的臉太利害。

湘清又引錢穆、黃大受、繆鳳林諸教授關於太平天國的著作，來指證『洪楊之亂』是『中國歷史上受基督教迫害很慘的一次』，給他的主子煮雲撐腰。極其可惜地，他沒有注意到錢教授所說：「洪楊因地理的關係，開始**附會**採用西洋的耶教……」，黃先生所說：「太平軍**利用**耶教宣傳」，繆教授所說：「惟知**標榜**耶教以愚民」。這裏所謂「附會」，「利用」，「標榜」究是什麼意思？基督教從來不否認曾給太平天國曲解過、利用過，可是每一位公正的歷史家都承認太平天國所標榜的基督教，與真正的基督教完全兩樣；洪秀全不過是利用基督教這個名詞，創設上帝會去達到他政治上的目的。我不忍說太平天國是『洪楊之亂』，雖然湘清這樣稱他，煮雲也這樣稱他（58頁）；因為洪秀全太平天國最初的目的是在驅逐外族人的暴虐統治，建立一個中國人自主的國家，他的錯誤是在操之過急，又沒有政治長才，一味蠻幹。雖然如此，洪秀全還不失一個民族英雄。

這位湘清就是這樣亂吹亂彈一番，他不但沒有讀懂拙作，也沒有讀好煮雲的大作，就學着「跖犬吠堯」。奇怪的是一份很有歷史很有地位的佛教雜誌，似乎沒有經過考慮、研究，竟登出這樣亂七八糟的文章來，未免太不負責了！

(5) 很妙的是香港出版的一份佛教雜誌 -- 無盡燈，他向筆者劇烈進攻。這一次的進攻，他沒有講出甚麼理由，想學張翼德在長坂橋大叫一聲，就可以把我嚇退。還有，他用「兩個恩溥」為題，把吳恩溥跟道教張天師擺在一起，施行攻擊。其實他錯了，張天師

是道教唯一的領袖，吳恩溥在基督教裏面只是車載斗量之士，怎好「等量齊觀」。這樣做無非是想把我抬高了，然後在領功牌上可以多記一些功，其實何必！

我經於三十三期本刊指出他的錯誤。還好，在下一期的無盡燈裏面，該編者沒有『回禮』，只云：『以後我們不妨互相交換雜誌，大家以同是宗教徒的立場携起手來，共同商討人生真生命的意義。』該編者這種態度，我十分歡迎；願意伸出友誼的手，大家虛心地向真理的大海邁進。

(6) 最笑話的是高雄一位姓丁的佛徒，寫了一封錯字連篇，文詞不通的信來指責我，要我登載在本刊上。我無法接受。他再寫一封信，抄襲了湘清和張純一等的話渣兒來臭罵我一頓，說我拜金上帝，說我為了飯碗。我跟這位丁居士素昧平生，他根本不懂得我是否為了飯碗，大概他讀過悟巴亞的大作，以為我是為每年二萬五千美元的薪水，還有許多貼士，所以非臭罵不可。這人倒很熱心，可是胸中無墨，徒撿拾別人牙慧，當做己有，便大大發作一番。我覆信勸他，高雄與鳳山相距非遠，如有高見，倒不如給煮雲作智囊為愈。

(7) 台中蓮社有一位俊傑君，因為我借用了他們印發「棄金擔麻的故事」，給我一封信，說明蓮社諸君絕無為難基督教的意圖，以我的改用是「突然尋衅，登門叫罵，」我經答覆他：

俊傑先生道鑒：來書敬悉，辱蒙不棄，幸甚幸甚，所示各節，敬覆如次：

(一) 僕無意因煮雲一人之狂悖，與沙門諸君結怨，此在拙作中可以窺見。惟煮雲左手以佛為盾，右手以佛為矛，短兵相接中難免損及我佛莊嚴，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實非所願，敬乞 鑒原。

(二) 棄金担麻故事中，「外道」二字，究何所指？百餘年前國人以洋教外教外道詆譏基督教，百年來不明之徒仍時以此相謗。此次台南某法師復以該單張相贈，意在言中，不言皆喻，故敢借用一番。承示蓮社諸 大德原無相欺之意；既然如此，拙作刻在再版中，當將該版刪去，略示心跡，更望「杯酒釋嫌」（借用成語而已）各自珍重。謹佈區區（下略）。

三、答或曰先生問

煮雲和尚的狂悖謬妄，現在佛門弟子也給他指出，是非既有公論，曲直分明，鄙人只好打退堂鼓，拱手引退，還勸煮雲多讀幾回聖經，潛修多幾年佛法，不要賣野人頭誤人可也。

或曰：且慢，你想打退堂鼓，莫非以為打敗了佛教，可以乘勝收兵麼？答曰：否！否！我這次打的是煮雲，不是佛教；雖煮雲抬出來佛教，但煮雲代表不得佛教；煮雲只是隱匿在佛教裏面的一頭小狐狸而已，所以我針對煮雲，不對佛教。煮雲說我『未敢對佛教』，這不是敢不敢的問題，所謂「冤家有頭債有主」，煮雲想別人不跟他一樣亂吠亂咬，就以為別人不敢，豈不笑話。因為我不對佛教，所以無所謂打敗佛教。其實我不但不對佛教作戰，我還喜歡跟真正學佛者作朋友哩！佛者覺也，真正學佛者是一羣有心追求真理的人，絕不像煮雲這一類人，為着爭顧客、爭香火，抬出佛作幌子，儼若佛教金剛，說穿卻是靠香火搶飯吃而已；這樣的人，佛法在他手中不過是搖錢樹，污辱佛教，莫此為甚。他們口裏說「佛」，心卻掛住香火，口是心非，言行相背馳。真正學佛者卻不如此，他們以佛陀為教師，虛心尋求真理，可惜的是這樣的人今天在佛教並不太多。

或曰：煮雲說他寫書，是因有基督徒到佛寺佈道，因此激怒了他，才出來造作這亂子。答：是耶非耶？真的如此，也不應該。到佛寺佈道，只有幾個基督徒，對付這幾個基督徒可也，怎好把全國基督徒一律科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自由不平等不博愛』罪該萬死的惡名。比如某城因有一二你不喜歡的人，一定要煽動羣眾把那城所有生靈一概殺盡毀盡滅盡，以後才快意，未免太兇狠阿！

其實，基督教徒進佛寺佈道實不應該。正如和尚走進福音堂念經敲木魚，一樣使人不能忍受；在基督徒方面他們滿懷熱情，抱「人溺己溺」的心，想傳福音救人，但做的卻不夠智慧，侵犯他人自由。我敢保證教會負責人沒有鼓勵基督徒這樣做，只是個別基督徒熱心太過而已。照我所知，僧尼有時也有這樣錯誤，他們到基督徒家中抄化，基督徒以信仰不同予以拒絕，有些臨走時還要罵幾聲。這事我自己就曾遇見過，不過基督徒不去理會他而已。我希望今後在這些事上，兩教領袖要矯正才好。

據台南來信云，基督教舉行佈道大會時，會完有一些混入的佛教徒起來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等罪名攻擊基督教，混亂會場。如果因一二基督徒到佛寺佈道，佛徒便忍不得，在基督教佈道大會時，佈置一些份子到裏面攪亂，須知一樣叫人忍不得。可幸的是台南教會人士，並沒有因佛徒的挑釁行動而出版一本像煮雲的書攻擊佛教。但究竟是不合阿！

不過我不相信煮雲出版該書是因着這些小事，在第六頁中，煮雲自己透露是因着『老店顧客統統被拉光了。』看見嗎？煮雲出版該書只是爭香火而已。

或曰：煮雲出版該書，口口聲聲說因着愛國，是不是如此。答：口說無憑，讓我們看事實。煮雲詆譏基督徒『不忠不孝不仁不義……』，基督徒聽了，無端受謗，難免「惡僧及笠」；佛徒聽了，誤以為真，勢必白眼相向。這麼兩教之間無形中造成了壁壘，

在教徒與教徒間感情被挑撥了，發展起來就只有紛爭、仇恨與破裂。煮雲這樣造謠誹謗，混亂視聽，製造仇恨，難道算得愛國嗎？

還有，煮雲難道不知道自由中國有一位蔣總統是基督徒？許多軍政首長，忠貞之士，也是基督徒？他這樣用『不忠不孝不仁不義 ………』等等罪名戴到每一個基督徒頭上，如果讀者給煮雲蒙蔽，誤以為基督徒真的『不忠不孝不仁不義 ……』，那麼，自蔣總統以至每一個信仰基督教的軍政首長忠貞之士，都是『不忠不孝不仁不義 ………』，這影響將是何等的人。煮雲愛國嗎？我們盼望他真的愛國，但如果寫那本書是出於愛國的話，那麼，所謂愛國，我真不敢想像了。

或曰：煮雲強調基督徒不向國父遺像敬禮，是不愛國。這事究竟如何？答：此事說來話長。二千年前，當基督教草創時，那時羅馬帝國感覺到版圖太廣，思想很龐雜，因此設立了該撒大帝的像，要一切人民向像敬拜，違反的一概以「不忠」處死。那時基督徒根據不拜偶像的誡條，予以拒絕。所以引起羅馬帝國的迫害，一直三百年久；最嚴重的是歷史上有名的十次逼迫。那時基督徒仍然可以自由信仰基督教，只要向羅馬帝像獻祭就行；但基督徒堅決拒絕；因此被捕下獄，被掉在餓獅洞、鬥獸場、火燒油燙、家產被抄，所受的災害慘絕人寰，但不能搖動基督徒的意志。我國向國父遺像敬禮這一公案，並不自今日始。在二十年前，便已經發生。那時國民政府舉行紀念週，雷厲風行，對於向像敬禮一事志在必行，但基督教裏面對於此事卻有二派主張，(所謂派是思想的分野，並不是真有這樣的派系存在)，有人主張可以，他們引用聖經，以以利沙應允亞蘭國元帥可以扶着國王向「臨門」像敬禮，一同彎腰，因此主張向遺像敬禮，並不算得拜偶像。有人卻反對，認為無論何像不可敬拜，行禮也是敬拜的一種方式；他們引用但以理三友對於拜像的態度何等堅決，寧願任何犧牲都不違背信仰。因為見仁見智，各有不同，所以有很多基督徒向國父遺像敬禮，他們承認良心很平安，並不違背信仰；但也有不少基督徒拒絕向遺像敬禮，他們對於國家任何法令誓願忠心服從，但對於拜像卻認為有礙信仰，寧可被革職、被開除學籍，不願違背良心。這事發生已非一朝，今日台灣情況想必相仿。不知煮雲是不懂歷史，抑還是故意危言聳聽，故意把這一件事誇張，來達到打擊基督教的目的。

煮雲是一個佛教徒，當知宗教各有她們的特質。基督教是一神教，「一神」的範圍，不要說教外人無法給他們下界說，就是基督教裏面思想寬嚴相距也至遠。即如上文所述，有的基督徒向像敬禮，認為無背信仰；有的拒絕向像敬禮，甚至任何犧牲在所不計。二千年來即已如此。信仰真是一件奧妙的事，外人莫明其妙，當事人卻拳拳服膺，不敢或失。和尚為什麼相信念經可以超度；回教徒何以不吃猪肉；基督徒何故寧願家破人亡，不肯拜偶像：一樣是令人莫測高深。但無論如何，這是信仰問題。煮雲卻故意把信仰問題構

成政治問題，想用政治罪名來陷害那些信仰不同的人，存心的惡毒和卑鄙，真是無恥已極。

對於今日自由中國所發生的向遺像敬禮問題，我認為並不十分嚴重：可恨的是部分佛教徒推波助瀾，蓄意誣衊。在這裏我願意說幾句解釋的話。第一、基督教裏面的嚴謹思想者，不但不向任何像行敬禮，甚至不能向父母遺像行禮，也反對擺設耶穌聖像，以及聖徒遺像，這並不是說他們不孝敬父母，不愛耶穌，不敬聖徒；相反的他們是孝敬父母的，是熱愛耶穌敬重眾聖徒的，他們所以不設像、不敬像完全是信仰的固執而已。第二，基督徒的信仰，是情感的也是理智的，要解決信仰問題，應從信仰說服；用政治壓力只能取得形式上的「投機」，無法取得內心的悅服。這雖然是老生常談，卻是不易的事實。

或曰：煮雲說基督教不合國情，願聽聽你的意見。

答：國情是什麼？如果說國情是禮義廉恥，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基督教不但一點沒有不合，她所講的重生的生活，正與早年蔣總統所提倡的新生活以及我國固有道德的四維八德同一軌範。如果說國情是幾千年來的專制政體、封建制度，佛教二千年來甘之若飴，基督教不應該帶進民主自由的思想，影響國父和許多革命先烈起來進行民族革命；如果說國情是重男輕女、多妻制度、奴隸制度，佛教從來熟視無睹，基督教不應該帶來社會改革；如果說國情是迷信、是拜偶像、是拜祖宗木牌，基督教不應該反對這些，以致千萬偽裝的佛教徒（僧尼），實際是人民的吸血蟲，失去他們寄生繁殖的機會；那麼基督教不但過去要跟這一切迷信，腐敗的社會道德以及醜惡的罪惡行為奮鬥，她還要一直奮鬥下去，直到建立一個新的合理的幸福的進步的社會。

時代的巨輪，前進不停。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必須天天進步，吸取真的、善的、美的；另一方面必須揚棄迷信、罪污、醜惡，才能夠開闢一個美麗光明的新境界。這是最淺的道理。我很希奇，這些和尚硬把拜偶像、拜祖宗木牌指為國情，神聖到不可侵犯，好像這些愚蠢無知的迷信行為，應該與中國人結不解緣；如果有人不拜偶像，不拜祖宗木牌，好像中國就要馬上毀滅；沒有偶像、沒有祖宗木牌，好像中國就要「國將不國」，他們的頭腦，僵化到這地步，豈不奇怪。

還有，和尚是沒有帶着祖宗木牌到寺廟裏敬拜的，他自己不拜，卻不許別人不拜。基督徒不拜偶像，不拜祖宗木牌，完全是說理的；拜不拜仍由得你，各有自由，他並沒有强行干涉你。但在若干和尚眼中，好像基督徒是沒有這一份自由，和尚自己不拜，仍然是『全孝』，基督徒不拜卻是大逆不道，非臭罵不可，非坑殺不可。我不知這是什麼道理。

我要說：如果和尚們強調拜偶像、拜祖宗木牌的迷信行為，就是中國的國情，是中國文化的瑰寶，這對我國實在是一種極大的侮辱和誣衊。

或曰：煮雲抨擊基督教「牧師」，謂凡放飼牲口都叫做牧，基督徒『連一點自尊心都沒有，甘心做羔羊被人牧，』又謂『未信教還是有人的資格，一信仰了基督教，反而由人降為畜生，給人家牧養。』這話說得對嗎？答：我說煮雲一味胡鬧，恍似潑婦罵街，一些沒有冤枉他。他借牧師二字，謾罵基督徒是畜生，何等無聊。易經云：謙謙君子，卑以自牧，這些君子變成畜生了嗎？古稱官為州牧、民牧、那麼人民都變成畜生了嗎？謹告煮雲，人畜之分，不在某一個字，而在某人的人格。如果人格卑鄙下賤，存心惡毒險詐，雖披着袈裟，自稱法師，但在照妖鏡下，仍掩不住它的狐狸面目也。

或曰：無盡燈說本書封面畫的兩隻狼兩條蛇：寓意所在，自可想見，他想那些隱指着佛教哩！答：看書名便知。該編者太衝動了，才把狐狸看為狼，又把書名一個「駁」字忽略了，致有此誤會。

或曰：煮雲該書再版時，強調基督教迫害科學家的事實，尊意如何？答：這得分為二方面：第一，迫害哥白尼、伽利略的並不是基督教。我們沒有意思代替天主教受災。第二方面，就算天主教有迫害哥白尼、伽利略的事，到底也是那時教會裏主教的錯誤，不能把罪名歸到歷史二千年的天主教身上。最可笑的是湘清所說：「大科學家哥白尼及伽利略等的科學理論，因不能見容於基督教而受迫害的事實，彰彰在人耳目。而佛教國家從未發生佛教迫害科學家的事實。』把天主教誤為基督教這還小事，說佛教國家從未發生佛教迫害科學家的事實，真是連鬼都給他笑死。佛教國家未發生迫害科學家的事實，關鍵不在於『佛教與科學的相合』，而是佛教國家在過去的日子，不論中國、暹羅、緬甸、錫蘭……他們根本就沒有過科學家，在佛教的園地上，連科學的氣息都窒息了，怎會有科學家可給他迫害。西方國家，雖然哥白尼、伽利略受迫害，但科學家究竟多如林中之木，這還不夠證明嗎？湘清，湘清，不要一味愚弄三寶弟子吧！

四、臺灣三寶弟子揭破真相

煮雲在「謾罵」、「誹謗」、「曲解」，「無理取鬧」。

湘清原來是一頭蝙蝠型的俗子，想立功補罪，所以大賣氣力，投機取悅。

本文寫完，忽接台灣某三寶弟了來信，對於煮雲及湘清有公正的評論，茲將原函錄後：

編者先生：

先請你原諒，因我不是基督徒，相反的是一個已皈依三寶的佛教徒。(中略)因為我是佛教徒，所以常看佛教雜誌；在最近的幾期「菩提樹」裏看到有關「佛」「基」二教辯

論的消息，曉得係導源於煮雲師的一本「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所以我也馬上找到那本書來看，看後才恍然了知那是充滿「謾罵」「誹謗」「曲解」「無理取鬧」的宣傳用小冊。本來佛理非常高深，超越世間的學問，修行的方法也很不同，很少談到世間道德問題，因為佛教是重出世而不主張隨世的。煮雲師為着攻擊他教，不惜把重出世的佛教，扯到世間來着迎合時代意識，勉強地配合儒家德目，揚己抑他，表面看來，似乎說的頭頭是道，但他說的佛理都已變了質，面目全非而不自知。至於他所引的基督聖經的解釋對不對，我未研究，不敢置評。

其次又看到唐湘清君子在同一刊物(菩提樹)裏刊出一篇「讀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後」，我才知道貴刊曾有那麼一冊單行本，我也急速地把它找到，我看後的印象是：作者頗有風度，解釋自己所信的教義多於評斥他教的教義。這是合理的宣傳法，這期與煮雲師的態度正相反。照理煮雲師的那本書，應該博引佛典，廣釋佛理，引人信仰才對；然而他卻不此之圖，對佛教的敘述略而不詳，罵基督教的卻說的滔滔不絕，從學術眼光看，煮雲那本書的流通，不但無益於佛教，反而降低了佛教的真價值，使人誤會佛教有關道德實踐的學說只有那幾點，只說的那個樣子，與儒家的聖賢比較起來，豈不相形見絀。

可怪的是中間出了一個唐湘清，想為煮雲師辯護，他那篇「讀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後」只是為煮雲師撐腰的閒話，不值得一提；不過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唐原來係半信佛教，半信耶教的蝙蝠型的俗子；以前也稱讚過耶穌的德行及教會的利人事業，貶斥佛教的無能墮落；去年春他竟敢高唱「佛是全知全能的神」(刊在菩提樹)，強把佛拉到「上帝」的座旁去。佛的知能境地問題，佛經中有說明，佛弟子也有所信，但他卻破天荒的提出這論調來，立刻引起「覺生」(台中版)和「無盡燈」(香港出版)兩佛教刊物的反擊，佛徒也羣起指責他是異端的宣播者，被口罵筆伐得落花流水，幾乎被逐出佛教圈外去，一直鬧了半年多，他才認錯恬靜下來。也許他看到這回是爭回面子(在佛教中)的機會到了，所以也寫一小文吶喊一下，看一般佛徒會對他好感起了不會，其實誰也知透了他的心事，正信佛教徒們仍然視他是「唱論異端」的人，不過尚未公開宣佈他「叛教」而已。

菩提樹雜誌濫收文稿，邪正不分，不知契合佛理與否，盡載怪誕奇文，迎合下等讀者口味，也是很可惜的。依常情論，「佛」「基」二教引起學理之爭，所有佛教刊物理應聯合戰線，統一作戰了。然而在台灣出版的刊物共有九種之多，結果不約而同的不予理睬。這不是自甘卑劣，而是不想和他們携手做事，由他自己去幹，免損自己的人格。

因此我很希望，先生不必再費精神，與那一羣無主見、無堅信的人去談道理。在佛教中有資格，有地位的人都努力於各教間的調和，所以有「宗教徒聯誼會」組織。請先生看重佛教大體，別因為他幾個人的惹是生非而引起教間的裂痕。(下略)

正道人敬具

馬來亞的佛徒指斥煮雲對於佛教只是一知半解，對於佛理卻尚未入門；現在台灣的三寶弟子也指斥煮雲只會謾罵、曲解、無理取鬧，這與筆者駁斥煮雲，所見相同。

「老鼠過街，人人喊打，」這頭隱匿在袈裟下面的狐狸，已無所遁形。另一方面給我們看見佛教裏面還有很多很多熱愛真理的人士，不徇私曲庇，是是非非，這是佛教真精神所在處。唐湘清及其他若干頑固份子，應該覺醒過來了！若還執迷不悟，硬把妖精當如來，強不是以為是，將為天下所共哂，「佛頭著糞」，罪將莫贖矣！

一九五六年九月

『差不多先生』--張采微

(註：本文雙括弧內，係引用張采微大作)

友人從台灣寄給我一本署名張采微作「評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內容的謬妄，更勝煮雲和尚一籌。拙作「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原是駁斥煮雲和尚「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之作；張采微(我不知他是雌是雄，恐有錯誤，恕不稱呼)如要置評，應用心讀完拙作，也應用心讀完煮雲和尚的原作，然後看看誰是誰非，發為評論才是。可是張采微並不出此，他沒有好好讀完拙作，對於煮雲和尚的原作不但沒有讀過(1頁)，甚且『沒有看到』(15、73頁)，便怒氣沖沖，指天篤地，口沫橫飛，把我大大臭罵一番，這那裏是『評』！怎有價值可言，怪不得胡說八道，全文盡是「吠聲」之語，「禍梨殃棗」，實在太冤枉。

張采微說我還沒有見過三民主義，沒有讀完新舊約；另一方面卻承認與我素昧平生。一個素昧平生的人，竟知道我還沒有見過三民主義，沒有讀完新舊約，不能不叫人驚異；古所謂未卜先知，想來張采微就是這類人吧！可是不幸得很，狗頭軍師撞板了！

拙作再版時經已再次聲明，駁斥煮雲之作，是非既有公論，事實昭彰在人耳目，將不再繼續。因此這遭張采微失陪了！其實張采微如果肯脫下「博學」的偽裝，好好讀完再版拙作，看見一些有正義感、有佛學修養的佛門弟子，怎樣指斥煮雲和尚的狂悖無理，別人掉在垃圾桶的髒東西，張采微卻把它檢回，當作活菩薩，如果還有理性的話，一定會怪責自己「自作孽」的。

我說佛學有它的價值，但今天佛教實在變了質，跟佛學距離得太遠了！這位張采微不懂什麼叫佛學，什麼叫佛教，便把我大罵一頓，他想佛學對，佛教那有不對。幼稚無知，令人笑倒。最可憐的，是他代煮雲和尚答覆懸賞的三段聖經。據云五餅三魚食飽三千多人，就是馬太福音五餅二魚食飽五千人那一段。耶穌把一根竹子變作長蟲，原來就是摩西變杖為蛇那一段。「不信我的就打入地獄」，張采微找不出聖經，便扯到拙作「不信耶穌的人必因他自己的罪孽滅亡，」上面去，說『又有多大差別』？

我們不能不驚奇張采微既沒有讀過看過煮雲和尚的原作，又沒有『拜訪』過煮雲本人，竟然知道煮雲和尚引用的就是這些聖經。為煮雲和尚答覆某君的信，他說不出聖經來，只閃爍其詞，說我大意沒有讀好新舊約；張采微不但硬代煮雲指出聖經來，甚且代煮雲狡辯是排印錯誤。校書如風吹落葉，隨掃隨有，這是事實；奇怪的是煮雲從沒有說排印錯誤，張采微怎知他排印錯誤？這位張采微與我素昧平生，相隔數千里，就知道我沒有見過三民主義，沒有讀過新舊約；未讀過煮雲的原作，未『拜訪』過煮雲和尚，就知道他是

排印錯誤，想他擺個卜卦攤子，掛個活神仙的招牌，那比做煮雲和尚的「狐狸尾巴」出息多哩！

張采微的「雄辯才能」，尤不止此；他把舊約摩西的「變杖為蛇」，扯到耶穌身上來；雖然兩人相去一千五百年，但他說這就是「耶穌叫竹子變蛇」的事實。人物不同，時代不同，張采微卻閉着眼睛硬說事實相「同」，張采微的強詞奪理，指鹿為馬，趙高再世也不能不甘拜下風。

煮雲說「耶穌把一根竹子」變蛇，（這大概不會排錯吧！）這竹子怎好說到摩西身上去？鄉下老太婆喜歡截竹作拐杖，「博學善辯」的張采微，他想這位二百萬民眾的領袖，手中拿着的杖，也是這麼一根竹子。不知張采微可否把他考據的經過，寫為專著，讓我們「奇文共賞」一番？

其實，在張采微心目中，三條魚和二條魚，『相差僅只一個基本的數字』；三千和五千，相差還不是一個數字；摩西和耶穌，『又有多大差別？』不信我打你入地獄，和不信耶穌要因自己的罪孽滅亡，何必認真，還不是差不多。在張采微眼中，相差一個字，並無多大差別；沒有多大差別，答案仍然是等於「對」。

某人寫過一篇「差不多先生」；據云差不多先生事事都是差不多，一天，他父病了，請個獸醫來診治，他說獸醫還不是醫，『又有多大差別？』看樣子，聽語氣，張采微原是差不多先生之流亞。可是對不住，答案不符，千元賞金無法付給，我們的差不多先生！

畫蛇添足，原是多餘，但不寫下幾句，恐張采微還蒙在鼓中，自以為了不起。偶然想起一個故事；有一個自作聰明的鄉下人，一日上城去，見着「何瑞奇醫科」的招牌，他說「阿端哥醬料」，我正需要買醬料，便大踏步入內嚷着買醬料。裏面的人說「這裏不是賣醬料」，他說「你們招牌不是出賣醬料嗎？」裏面的人真是又好氣又好笑，只好給他解釋着：「這裏不是賣醬料，乃是醫科，你看錯了！」這位仁兄要顯明自己有理，還嚼舌根說：「醫科和醬料，還不是差不多嗎？」這回裏面的人撞火了！「什麼差不多，不要臉的東西，還不快給我滾蛋！」

嗚呼！差不多先生。嗚呼！張采微。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四日星洲旅次